



皇清經解卷四百

學海堂

尚書集註音疏

吳江徵君 著

尚書敘注敘扞也緒也次也扞漢作者之意見其端緒且次其

篇第故曰敘馬融鄭康成皆以為孔子所作反見夷寡反尚多

樂疏釋名言語篇云敘扞也扞漢其實兼此三說故云敘扞也

緒也次也書不空作皆有由敘則述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

宣著故云扞漢作者之意見其端緒此申扞與緒之誼也合此

諸篇而敘其先後之次第故云次其篇第此申次誼也馬融說

見正義正義且兼稱王肅同為此言蓋不及肅者以肅之言无

足重輕據馬融二公足矣知此敘是孔子所作者正義以為依

緯文而知之今緯書亡无从取證然史記之文可據也史記孔

子世家云敘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繡次其事是明證

矣且孔子編書欲以垂世立敘不由厥指後學安所取要則孔

子自不容不作敘馬融之言信而有徵者也案書凡百篇其開

或二篇或三篇共敘且有十一篇共敘如汨作九共稟賦者計

其敘止六十有七僞孔氏以此敘散入經中各冠諸篇之首其

亡篇之敘各以其次廁見存者之閒據釋文云汨作等篇其文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註音疏

皆亡而敘與百篇之敘同編故存又云馬鄭之徒百篇之敘總

為一卷又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

古尚書百篇之敘本別為一卷總列

于後故此不總錄于經後從古也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无先之典

然也疏注見正義孔穎達申其誼云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

先之首據代有上之詞言昔在者自上目下為稱故此說猶未得

鄭意鄭君蓋謂孔子編書以堯為始特言昔在者明錄書之

所自始故云使若聰明彭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據于虞舜

分先之典然也注鄭康成曰堯猶如故舜攝其事疏注見正

色寸反慎如堯反注鄭康成曰堯猶如故舜攝其事疏注見正

攝其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嘗作堯典

為天子則堯為天子如故也故云堯猶如故

虞舜仄穀疏正義本作微字引作微非也說文人部止有微

從之注敷猶賤也疏云敷猶賤也者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

則敷者也又哀十四年傳云薪采者則敷者

也是穀之
誼猶賤也 堯問之聰明將使嗣位厥試諸難注厥試以難事書

堯典之文茲則舜典之敘或舜典別有試舜之事不止如堯典

所云也今舜典亡不可攷矣故云書缺有闕不能指實其事矣

堯典正義引鄭注云人麓伐木蓋鄭君及見孔氏逸書之舜典

此必據之爲說據鄭注則可見堯試舜之事不僅如慎微五典

云云也情正義引鄭注太略 作舜典

不得其言之本始置不論 帝釐下土方釋文云下土絕句詩商頌日禹敷下土方正同此句釐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方馬融曰釐理也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釋文云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案釐雖 設居方別

有賜誼于此文不合故節取其一訓之云釐理也

生分類俗通作別別彼匹反注居方居民于其方所也別生別其方之所

生分類分其種類設此居方別生分類之濃若周禮職方氏辨

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屬也易曰君子以慎辨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二

物居方種止禹反疏馬注商書明居敘云明居民山川沮澤時四

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燥濕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闕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

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性其敘不可推逸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

戒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相得也無曠土无游民食節事時

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土然後興學然則王者出治居

民最爲要務而居民之法則云則設居方其故土不易其方此

文承釐下土方而言設居方云則設居方其故土云卽是釐下土

方之事故解居方爲居民于其方所也云別生別其方之所生

者周禮攷工記云黜之角列傳云山西饒材竹吳粵之金錫此材

之美者也又史記貨殖列傳云山西饒材竹吳粵之金錫此材

東多魚鹽黍絲聲色江南出桐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毒瑁珠

璣齒革龍門磬石比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鏡則千里往往山

出禁置此其大較也是四方各有所生之物此言別其物者別

其所有所无原其生有時也是本辨四方所生也薛季宜書

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逮其土地所生美惡人

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日子辨下土使民采采使

民好惡據此則可見居方謂居民于其方所別生分類謂分別

其所生之種類故云設此居方別生分類之法而引周禮職方

氏以况也職方氏者政官之屬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故其
文云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下遂歷言九州之山澤川浸與
夫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云云彼言其利金錫竹箭之等是別
口而安宅之卽此所謂居方也彼言其利金錫竹箭之等是別
其方之所生彼言其畜其穀之所宜卽是分其種類皆與此敘
所言同故云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
其穀之屬也云之屬者以彼文備言九州故以之屬該之也引
易者未濟大象文案易卦既濟六爻皆正爲大同之世天地位
萬物育至治之極也未濟則六爻皆不正未能既濟也聖人爲
之贊化育以期于既濟定慎辨物居方贊化育之事也故孔子
演易于未濟象發此誼焉當鴻水初平萬民猶恐食天地別位
矣萬物猶未盡育也猶是未濟之世也此言居方與易文同言
別生證類正所謂慎辨物也作汭作九共九篇彙飫洎采筆反
兩文證類正相合故引以爲證汭乃汭羅淵之汭从水其省聲音誼皆非矣共居容反彙可秬
反彙孔木作彙共訓勞也依勞訓則是彙師之彙其字當同枯
禾飲乙庶反注汭治也共讀當爲彙彙給也彙飫之誼未聞疏
說文水部云汭治水也故云汭治也據言釐下土方設居方云
云則是而字非矣云共讀當爲彙彙給也者書古文訓云伏生
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逮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
賦政教然則九共所言大率九州職貢之事貢乃下所以彙給
上者則九共名篇以彙給爲誼故共讀當爲彙彙字古今通省
作共周禮左傳靡不然矣彙給說文共部文馬王皆云共彙也
恐未得故不用彙飫篤亡孔氏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
亦不得聞爲孔傳云彙勢也飫勢也何所據而云然耶吾不敢信闕疑可也故云彙飫之誼未聞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注矢陳也申重也重直疏矢
申重並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據正義謂馬鄭王所據書攷此篇
釋詁文作大禹咎繇謨棄稷名爲棄稷然則尙書本无益稷篇
目僞孔氏分咎繇謨下半篇妄注棄爲稷官故曰棄稷疏堯典
曰棄黎民阻劓女后稷播日棄棄爲稷官也

禹別九州隨山睿川任土作貢

睿息注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

肥磽之所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

磽口疏鄭注見正義云

賦之所生者謂土肥則所生豐土磽則所生儉視其所生以定
賦準其賦以制貢卽鄭注此篇經文所觀也肥腴所生貢賦上
下是也又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執所能生育且以
制貢賦亦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者

通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言任土作貢謂在其土之所出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書篇也下當別有作禹貢之文茲未是云焉自是闕逸矣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注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疏注見正義云軍旅曰誓者如此篇及商書湯誓周書大誓毋善桀善之屬皆是軍旅之事也云會同曰誥者經中如湯誥言告諸侯羣后大誥言大誥繇爾多邦皆是會同之事也如康誥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子軍旅二曰誥用之子

會同遂以說此篇稱誓之誼因聯言會同曰誥云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維汭作五子之歌昆古魂反今通作

帝事降須維汭是謂五觀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

命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後分五子用失乎家巷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避

皇清經解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四

亂于維汭更革衛反觀古與反假吉下反疏史記夏本紀云夏

康立故云太康啟之子也云太康仲康更立至是謂五觀王符

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五觀者國語楚語土媿曰政有五觀韋

昭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引逸周書者嘗察解文云其在

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今逸周書作契之五子案言忘伯禹之

命則自是夏之五子殷乃誤字茲以意改正之據云夏之五子

忘伯禹之命則偽古文文五字述大禹之教以作歌謬矣斯足

以證偽孔書之誣也云遂凶厥國卽此敘所云失邦也但經文

亡逸失邦之事无聞諸傳記亦未有見唯偽孔書言后羿距之

于河案左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未見其爲太康時事偽孔

書不可信如闕疑焉雜騷者楚大夫屈原所作也夏康時事偽孔

王逸注云夏康啟子太康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

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

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馬注見釋文釋

話須止俱訓待故云須止也鄭注見正義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廟往征之流反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仲康之世沈涵淫泆廢其舊職允于是往討之鄭康成曰允臣

名疏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典厥數者也堯典云乃

命戲和欽若昊天厥象日月星辰此紋言戲和廢時亂日是戲和唐虞夏世爲日官者也云當仲康之世者史記夏本紀緣此紋以爲帝仲康時案孔氏古文有以此爲司馬子長嘗從安紀緣此古文則史記所云蓋據經文爲說則以爲仲康時是可信矣鄭注見夏本紀注云允臣名者案周書顧命允之舞衣與允之女和之弓斧之竹矢皆以造此器者之人名日其名器故鄭注彼文云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也兌和雖不可攷番則舜時共工之名則允亦是人名卽此紋所稱是矣故鄭君允爲臣名僞孔氏故與鄭章異以允爲國名且造僞經作廟允侯又以堯典允子顛命允之舞衣亦皆爲國謬甚矣

征 自僕至于成湯八柄注鄭康成曰僕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聲

謂自僕至湯凡十四世八柄者僕始居商一柄也昭明居砥石

再柄也相土居商邱三柄也與湯柄毫而四其餘四柄則未聞

焉華戶評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僕本封商者詩商頌云天命元

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成氏之女簡狄吞而生僕爲堯司徒

有功封商謂正義申箋引中侯俛程云元鳥翔水遺卵流成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五

簡吞之生僕封商史記殷本紀云帝舜命僕曰女爲司徒敬典五紼在寬封于商是僕封商也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山南曰陽謂在華山之南也于九州則在豫州之西踰矣聲謂至僕至湯凡十四世凡者凡樞僕與湯總十四世也案殷本紀僕碎子昭明立僕爲一世昭明二世也昭明碎子相土立三世也相土六子昌報立四世也昌若碎子曹圍立五世也曹圍碎子相土立六世也冥碎子振立七世也振碎子微立八世也微碎子報丁立九世也報丁碎子報乙立十世也報乙碎子報丙立十一世也報丙碎子主壬立十二世也主壬碎子主癸立十三世也主癸碎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也故國語周語曰元王勒商十有四世而興韋昭注云元王僕也自僕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也八柄以下云云者據正義云商頌曰南邱及生商是僕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室事見經傳者有此四柄其餘四柄未詳開也茲依用其說而謂改之焉世本者紀古諸侯卿大夫之世系之書也今亡不可攷矣所稱左傳則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

因之是其文也 湯始居亳商先王居注鄭康成

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亳聲謂亳近商地商

故僕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僕也 匣衣 蹇反

近其疏鄭注見正義云毫今河南偃師縣有湯毫者漢書地理

新反志于河南郡偃師下引毫曰有湯毫據此兩書則偃師信是

湯所都也毫矣聲謂毫近商地者鄭以商在大華之陽毫則河

南偃師也案華山在豫州而禹貢云華陽黑水維梁州則華陽

地接梁川實豫州之西垂矣河南亦豫州地鄭注立政三亳師

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蓋東成南轅轅西降谷也然則偃師

在成泉之西降谷之東是爲湯所都之毫而降谷卽函谷在隴

州之界毫在降谷之東則亦爲豫州西垂當華陽之北矣故自

毫近商地且據湯所居毫之止則湯之先未有居毫者則謂偃

王居不得謂就先王之故居止是近之而以詳敘文意則謂偃

後子孫數猶皆遠于偃之故居湯始居毫乃爲近之故云毫近

商地商故偃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偃也偃實未爲王

而云先王謂偃也皆長發詩云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偃也蓋

子孫有天下頌其先祖禘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

我先王世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是亦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僞

孔傳乃云偃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柘焉故曰從先王居帝嚳

嘗都亳經傳无文其以帝嚳爲偃父益據大戴禮帝系篇帝嚳

次妃簡狄產偃之文子則謂簡狄雖爲帝嚳之妃而共生偃實

繇吞鳥卵而孕孕而生也乃天帝所感非繇帝嚳而生詩頌可

證詳詳作帝告釐法注帝黑帝也偃之所自出也從先王居故

下疏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

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故篇名帝告告或爲誥古今字

也釐理也茨肥美也治理毫之土地使之肥美故以釐茨名篇

疏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鄭君箋云天使鳥下而生商

者謂鳥遺卵妣氏之玄簡狄吞之而生偃爲堯司徒有功封

商長發詩云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然則簡狄

之生偃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帝黑帝也偃之所自出也黑帝

者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而篇爲孔傳以上

未有帝稱故以爲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爲孔傳以上

文先王爲帝嚳于此雖不解帝字推其意蓋亦以爲帝嚳矣案

簡狄吞鳥卵而生偃猶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嫄皆非帝

嚳所生也詩生民正義引張融之言曰詩之足頌姜嫄履迹而

生稷爲周始祖有戒以元鳥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

之說嚳爲稷偃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

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嫄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

然猶未盡也若稷偃果爲帝嚳之子則嫄之始生何爲棄之隘

巷棄之平林棄之寒水乎正以履帝武而孕先有人道而生子

事出非常故也不然周禮大司樂有以高先妣之樂商頌何

云有城方將豈商周之子孫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乎且閔宮

之詩美姜嫄之德直云上帝是依无菑无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明明言上帝依之而懷妊弁人道十月而生稷則依謂依姜
媯之身不得如毛傳依其子孫之說矣生民閔宮之詩皆子孫
道其先祖之事豈不知之審而言之信乎推之元鳥生商事類
正相同則俛非帝嚳所生明矣故此篇名帝告不得以帝為帝
嚳也難者曰穆侯既非帝嚳所生曷為商周皆禘嚳乎應之日
以姜媯簡狄皆帝嚳之妃故商周皆推嚳為遠祖因之以配天
于圓丘之禘祭嚳猶漢之劉媪感赤龍而生高帝及高帝有天下
尊太公為太上皇死則立廟而祭之情事適同禘嚳之禮不
足以為難也云告或為詁古文然則告者據史記殷本記云故帝
嚳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詁然則告者據史記殷本記云故帝
古今字也汧作敘云帝釐土土方馬注云釐理也國語魯語曰
茨土之民不材章昭注云茨肥美也茲始居亳當有治理田土
之事則篇名釐茨其文蓋言治理亳土之事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注孟子曰湯居亳與葛

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共犧牲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猶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盞盛

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僮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為其殺是僮

子而征之是其事也雖然聲竊疑焉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

食乎且越竟而耕朝往暮反餉者日再孰有不能毋乃不察之

說乎孟子質言無疑姑存其說云爾共居密反遺唯季反盞子

並于睡反饋食濁食疏引孟子者滕文公下篇文也晉時有皇

並夕吏反餉式尙反疏南誦者據此文以駁鄭君亳餉匪師之

說以地理志梁國廬陵之葛鄉為葛伯之國去匪師八百里不

宜使眾往耕因以梁國廬陵之葛鄉為湯所都之亳檢漢書地理志

梁國无廬陵亦无穀孰盜穀據晉世之志乎始不置辯即如其

說毫必近葛乃可往耕然終是兩國湯地方七十里葛之餉伯

也其國當不亞于湯耕者朝往暮反且又日必再餉唯于兩國
接壤之處二三里之閒乃可爾不然孰必發民居于其國毋乃
彼此駢擾乎韋平人情達乎事宜湯豈其然孟子之言未可深
信謚安得據之以駁鄭君乎茲猶引其文者以是備說所由依
葛之故姑備錄之而附志所疑以論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醜惡也湯貢伊尹于桀既而

伊尹惡夏无道復歸于湯惡鳥說文鬼部云醜可惡也故云醜惡
實蕃有徒是醜惡同誼也云湯貢伊尹于桀者孟子告子篇云五就
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故
知伊尹之適夏是湯貢之于桀也案禮記執誼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入自北門乃

遇女鳩女房房正義本作方茲从史記注乃衍字也不期而會曰遇女鳩女房湯

二臣名疏云乃衍字也者史記錄此无乃字據文亦無庸有此乃字
不期而會曰遇者穀梁隱八年傳文云女鳩女房湯二臣名者伊尹既入亳之北門而遇之則自是湯之臣矣作女鳩女房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遷七然反注鄭康成曰犧牲既成

齋盛饗絜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

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

棄代之欲遷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契今果反疏

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畧見正義茲合而緝之義社既成云云

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者呂氏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春秋禘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改湯乃

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改而鄭君云旱至七年者伏生大

傳云湯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而兩大旦漢書鼂錯傳亦云

湯有七年之旱然則言五年者誤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

之欲遷以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之神

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

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爲社故之國語則厲山氏之子曰農者卽有烈山氏

之子柱是也湯時大旱七年據左傳言自商以來祭法言夏之
衰正當湯時明以久旱故遷柱也此言欲遷其社不可左傳祭
法皆不言變社明柱則遷于社則作夏社疑至臣扈注夏社
无可代言龍者故不可遷于社也作夏社疑至臣扈注夏社
者蓋讓責社神之詞疑至未聞焉臣扈人名也馬融說聖人不
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然則疑至亦人名與三篇皆亡不可攷
矣先後之次湯普宜先典竇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
虺之詰及湯詰今如此第未聞其說復房棟反疏云夏社者蓋
與云如反讓責社神之

詞者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日攻六曰說鄭注云祈
其鳴鼓謂為有災變號呼告于神以求福攻說則以詞責之攻如
鼓于社是也然則有災變則有讓責社神之事茲以大旱故欲
遷社神以无可代者而止自必有詞說以責之書以夏社名篇
自是讓責社神之詞矣弟書七无成疑事毋質故云蓋也疑至
名篇之誼則不可曉故云未開焉臣履未審則是湯之臣否馬融說
云人名也君南篇言太戊時有臣履未審則是其人否馬融說
見正義云復用二臣自明則似以疑至臣履為二人矣故云然
則疑至亦人名與云與者不能深信馬說而為疑詞也偽孔本
此敘在湯誓之後正義云鄭君等注此敘在湯誓之上今鄭
本故先列此敘然其次弟實為未安故辯之云先後之次湯誓
當先典實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虺之詰及湯詰知
當然者湯誓敘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實敘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師
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實次之此敘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師
之後故此三篇宜次典實仲虺之詰敘云湯歸自夏是既勝夏
而歸也湯詰敘云復歸于故殷本紀條至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
次以仲虺之詰及湯詰也故殷本紀條至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
典實又次夏社而无疑至臣履篇曰次則仲虺之詰次則湯詰
是顯敘文而為之次也今以此敘列湯誓之前典實次咸有一
德之後失先後之宜不審何以如此故云今如此弟未開其說
曰然則何不更其弟而必從鄭本乎曰鄭本篤次是古文之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九

次也知者時事編篇于此未聞是可知鄭君悉遵古文篇第雖疑
伐管蔡時事編篇于此未聞是可知鄭君悉遵古文篇第雖疑
雖具先後失次不敢更
也予何敢擅更之乎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桐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相息恙反桐人
乃傍而說文所無不可書也案六書假借之說日本无其字依
聲託事康成有言曰倉卒无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趨于
近之而已然則同聲之字即可假借桐與高聲也且說文云桐
屋桞上標也爾雅曰桐謂之格則桐又高峻之處如與升誼合
姑假借注桐蓋氏阪之名未聞所在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
桐字

也鄭康成曰鳴條南夷地名阪甫疏言升自桐則桐是高峻處
遠反疏所故以為氏阪之名以无

必證不敢質言故曰蓋也偽孔傳云桐在河曲之南茲云未聞
所在者蓋偽孔氏欲信湯开道從夫出其不意故指實以為未
河曲之南見非伐桀所經之正路夫王者之師豈掩人不備哉
偽孔邪說不可信也則云桐在河曲之南又惡足據且桐之為
地名傳記无文故云未聞所在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也
者長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君箋云三國攬于桀湯湯
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伐也殷本紀云伊尹從湯湯
自把戊以伐昆吾遂伐桀偽孔氏解此升自桐造為出其不意

之邪說或者極非自毫適夏之路故推以爲自孟子而來所經之路也以无正據故云蓋以疑之鄭注見正義孟子離婁下云舜生于諸馮馮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則鳴條似東夷之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蓋孟子下文言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即西夷之人也然則以舜爲東夷之人乃對西夷而言東夷非謂東方九夷也安得據此而遂以鳴條爲東夷地乎且孟子下文又言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據岐周畢郢而東于餘里其去東夷正不止千餘里則鳴條安得在東夷乎史記言舜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禮記檀弓條亦言舜葬于蒼梧之野蒼梧固南夷地也孟子言舜卒于鳴條則鳴條當在蒼梧是南夷作湯誓疏堯典正義言鄭以湯誓在臣扈後于百地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堯本居燮反正注大坰或爲泰

仲虺湯左相也虺字或作歸卷居轉反又渠疏云大坰或爲泰

云湯歸至于泰卷陶中謂作誥徐廣中謂徐廣音義反一卷者據殷本紀此彼大坰即彼文泰卷大讀當爲泰坰聲轉爲卷也歸字然則所无其或歸字之謬與即壘字之謬與不知其字不敢據以改相字也定元年左傳云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故云仲虺湯左之言也云云楊倞注云仲虺即仲虺湯左相也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

湯既黜夏命黜丑注黜貶下也黜或作紬貶必斂反下行疏云

者殷本紀云既紬夏命紬古黜字通也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

作咸有壹德疏堯典正義云紬字通也一德爲在湯誥後于百

尹作咸有一德蓋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也而司馬遷嘗

且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其文即孔氏古文之次如此

從禮記緇衣兩引此篇文之湯誥後傷孔氏列詠一篇作伊尹告太甲語而

矣其次固應在湯誥後傷孔氏列詠一篇作伊尹告太甲語而

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腹傷孔本遂伐上有遂從之三注大崩曰

敗績傳說三腹國名今定陶也蓋是也鄭康成說以伊訓曰征

是三腹疏云大崩曰敗績者莊十一年左傳文言功績大崩壞

腹則三腹自是國矣續漢書郡國志沛陰郡定陶縣有三腹亭

三腹即三腹也則以定陶當三腹所在不爲無據故云蓋是也

以是傷孔氏之說姑云蓋以疑之稱鄭君說者堯典正義謂鄭

注典實引伊訓云載乎在毫又曰征是三腹案孔氏古文有伊

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征卽伐也鄭君必于此引征是三腰以證依三腰而下注乃引載字在毫以證倅厥寶倅厥寶王注鄭康成說以伊訓曰載字在毫聲謂字倅

字也同字古文省爾倅取也省色疏鄭注所出以詳上疏聲謂字倅戴字在毫以注此文可知載字之字卽此文省爾寶王之倅古義

文省去倅之人倅而為字爾故云字倅同字倅取釋詁文云義伯仲伯作典寶義牛奇反偽孔本作誼釋文云注義讀如威義

之義義伯仲伯湯之二臣疏說文我部云義已之威義也从我義讀如威義之義者蓋今人書威義字皆作儀而以義為仁誼

之誼不復識義為威義字矣此敍義字偽孔本作誼恐人據偽孔本而識義為誼故必正其讀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絃中逸

書二十四篇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故知篇第當

在此咎單作明培咎果風反單上注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

之灋也疏注見史記般本紀注云咎單湯司空也者案禮記王制鄭君以為般制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土

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民名篇是量居民之法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无曠土无游民

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居民之法明居謂明是法也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成湯之歿久矣

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成湯故推本之爾鄭康成曰肆命者敝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疏云成湯之

孟于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則成湯之歿太甲元年也偽孔氏乃云湯歿而太甲立稱

謂湯沒之後卽為太甲元年也然則止言太甲元年可矣乃必言成湯既歿故又申言其意云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爾知三篇

皆稱述成湯者伊訓是訓戒嗣王必稱成湯之訓肆命是敝政皆所當為自是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固是謂湯也三

篇必皆稱述成湯也以經亡无敢質言故云蓋也鄭注見殷本紀注云肆命者敝政教所當為也者徂往也后君也已往

之君則注云湯也以是名篇故知言湯之法度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注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

焉疏注見殷本紀注云有王離宮焉者殷本紀言伊尹放三年

復歸于亳注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怒于桐處仁栖誼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注說文云艾冰臺也念愆也據是

則當疏引孟子者注思庸注傳曰念常道疏釋詁云念思也庸常

作念疏萬章篇文注解云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姑用其誼注伊尹作太甲三篇

故云注既葬伊尹于亳注茨丁太甲子疏殷本紀云褒帝太甲稱

人表亦以茨為為太甲子注咎單遂訓伊尹事注訓之言順也

謂順承伊尹之事疏廣延云訓順也故云訓之言順也烈文詩

所為是亦解注作茨丁注伊陟相太戊注相息注馬融曰太戊太甲子疏案殷本紀云茨丁

皇清經解注卷四百注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注三

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注離已立帝注離已崩弟太戊立然

則太戊是茨丁弟太康之子故漢書古今人表云太戊太甲子與史

記漢書異者蓋史記敘商家世系本紀與世表微有不同三代

世表云帝太康茨丁弟帝小甲太康弟帝離已小甲弟太戊離

已弟是則茨丁至太戊皆大甲之子也世表本紀同出一人之

手而互相牽異今未由攷定注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注朝直注祥

其孰是馬則據世表為說也注德而木枯注共君注爾反注疏云祥凶祥也者祥有吉有凶禮記中庸

禮記上六象曰天降祥也孟喜注云天降下惡祥也凶祥也周易

食穀共生劉向以為神農故以為凶祥也說文爰部云桑穀所

或孔安國之尚書傳與柳或五行志先引此致繼引此傳則此傳其

共者兩手溢之曰共生七日而大盈兩手也殷本紀言一暮大

德太戊伊陟伊陟曰臣聞諛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

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共武

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
桑穀繼絕也野仲生於朝老乎禮諸侯重誨來朝者六國又劉
滅國繼絕也野仲生於朝老乎禮諸侯重誨來朝者六國又劉
向五行傳以爲高宗怠于政事故桑穀之異見皆以桑穀共生
爲高宗時事與此紋不合豈
高宗時又有此異與抑誤與

伊陟贊于巫咸注贊說也國語曰
古者民之精爽不懼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誼
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
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

時服然則古之巫靈矣咸爲巫官故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

除之齊夕犀反或讀側皆反知中漢書郊祀志引此紋文孟

其意也故伊陟爲巫咸說康注云贊說也謂伊陟說
紋章反紋伊陟取其訓誼言以邪國語者楚語文也云其明能
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者言其能見鬼神之神形聞鬼神之聲也
咸十年左傳云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誼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思入于室又壞戶公
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是足證巫能見鬼神且聞其言也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男曰覲在女曰巫者蓋對文則異其名散交則男女皆可稱巫
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是巫爲
男女之通稱其官名必稱巫不言覲是故咸稱巫咸也如國語
之言則古之巫覲儼若神靈故云然則古之巫靈矣說文王部
云靈靈巫以王事神从王需聲或作靈从巫是巫靈也屈大
夫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靈寤精而靈之則咸之爲巫靈可知
矣作咸雙四篇雙僞孔本作父史記作艾皆注雙治也史記曰

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
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不云太戊贊于伊陟

承此紋之下太戊字下蓋皆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俗儒疏忽
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重直疏雙治說

交引史記者殷本紀文也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者釋篇
名咸艾之意也周書君奭云巫咸雙王家是史記所本也云作
太戊則太戊亦書篇名故云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今此紋
无太戊故又推詳其所繇闕太戊之故焉云蓋古文重字不再
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者王休嘯堂集古錄載齊侯鐘銘其
文有再言都俞而不重出都俞字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

是其證也云下云太戊贊于伊陟承此彼之下太戊字下蓋皆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者古書敘目皆合于一其分異之處聯文承接不據行別起今逸周書敘猶然是可證也則此書之敘亦如是矣據史記之文則此敘當云作咸雙四篇太戊如虞夏書敘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饋之迺而下又有太戊之交依古文篆籀之迺則必不重出太戊字止于太字戊字下各加二畫而已如是則容有不察而作單之文誤故云俗儒疏忽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注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

弗臣伊陟攘作原命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蓋俗儒誤闕太

戊一篇因而會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爾贊伊陟者命伊陟

也伊陟謙攘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

以為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然乎疏引史

亦殷本紀文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者據史記言伊陟攘作

原命則伊陟非書篇名此特原命一篇之敘爾案孔氏古文有

原命篇據漢書司馬氏長嘗從安國問故史記所載尚書多古

文說然則子長必親見原命篇文矣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

皇清經解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四

弗臣伊陟攘作原命必依此篇經文為說據是則可知无伊陟

篇目矣云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會伊陟之目以足百篇

之數者偽孔氏又偽作連叢子託為孔臧與安國書有云世儒

皆謂尚書二十八篇歷二十八宿安知乃有百篇邪是偽孔氏

亦謂尚書有百篇也于上敘誤闕太戊一篇則不滿百篇之數

亦于此會伊陟以足其數論伊陟者命伊陟也者凡君冊

命其臣必于席中史記言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則是命伊

陟也云原之言再也者釋言云原見也命伊陟而伊陟攘乃作

原命以是知原命為再命也馬注見殷本紀注案孔氏逸書乃

有原命篇而馬融書敘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逸書至東漢

時頗有散佚馬君或末之見其以原為臣名謂命原以禹湯之

道我所修也者蓋以原命名伯與因仿之而為言此以假說命

與史記大相牽異必非名篇之意故直斥其非曰豈其然乎

仲丁糶子囂作仲丁器元注仲丁大戊子囂地名也讀若詩云

搏狩于敖之敖疏云仲丁大戊子者殷本紀言太戊稱中宗中

地名也讀若詩云搏狩于敖之敖者搏狩于敖小正車攻文也

水經七卷鄭元注云沛水云狩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焚陽

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然則此敘之囂即車攻

詩之敷故引詩以正其讀于以著明其處所也案水經注所引
及張平子東京賦皆作搏狩于敖今詩則作搏狩于敖此引云
搏狩于敖者从徐堅初學記二十卷所引也惠先生曰狩本古
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云狩猶獸也淮南覽冥訓曰獲蟲列
高誘注云蟲狩也蓋毛詩作狩故鄭氏箋云田獵搏獸也若詩
作搏獸則鄭君之義未已蓋乎聲案張遷碑云田獵搏獸也若詩
之莫帝游上林問禽狩有據史記張釋之列傳帝寶問禽獸漢
書亦然然石亦以狩獸也然則今詩作搏獸者俗儒所改古本
本實作搏狩
吾从古可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注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疏云河亶甲

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帝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
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據外壬爲仲丁
弟而河亶甲爲外壬弟則亦仲丁之弟矣注不云外壬弟而直
云仲丁弟者以外壬于此无文仲丁則上篇卽是承上篇而爲
言也云相地名者漢書地理
志沐那有相縣蓋其地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注祖乙河亶甲子馬融曰圮毀也鄭康成

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

皇清經解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復房富反疏殷本紀云

子帝祖乙立故云祖乙河亶甲子馬融注見釋文圮毀釋詁文鄭
注見正義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者文承居相之
下而言圮于耿卽是去相居耿而國圮也云于是修德以禦之
不復徙也者上猶置居相叙麻言之此圮于耿之下无栖文故
知不復徙也僞孔傳言圮于相猶
于耿明背敘文馮肥妄說非也

般庚五栖將治亳般注五栖者湯栖亳仲丁猶置河亶甲栖相

祖乙栖耿及般庚栖般而立也鄭康成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

禮土地迫近山水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

舊都治于亳之般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般疏云湯栖河亶

甲栖相祖乙栖耿者據以上諸篇之敘也鄭注見正義及殷本
紀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者謂後世奢侈非謂祖乙奢侈
也知者般本紀云帝祖乙立般復然則祖乙賢君奢侈必不
謂祖乙也云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治于亳
之般地者般本紀云帝陽甲崩弟般庚立則陽甲乃般庚之兄
富陽甲之時般庚爲之臣也經言王命眾悉至于廷是般庚傳

王命故鄭君以此上篇爲殷庚爲臣時事則此治亳殷是陽甲
之世號曰商而此中篇經云商蒙自此徙而改號曰殷者湯有天下
殷命又詩商頌云殷受命咸宜皆謂商爲殷明是錄柄于殷而
改稱殷也正義引東晉之言云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
始宅殷案鄭氏尚書乃孔子古文本鄭言治于亳之殷地則孔
子壁古文必不作將始宅殷東晉
妄人好爲說說以亂經不可不辯
民咨胥怨注鄭康成曰民居
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徒樂樂疏注見
不言殷庚語何非但錄其語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殷庚名篇

注見釋文此三篇或告臣或告民皆語體也故哀十一年左
傳伍員引此中篇文稱殷庚之語茲不以語名篇故馬君說
其不稱語之意云取其徙而立功者殷本紀言殷庚告論諸侯
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盜殷道復興諸
侯來朝是也

高宗竊得說使百工夙求得之傅巖傅孔本夙作營之作諸求
所引說于吾反注及注夙營求也說爲胥靡築于傅巖孟子曰
下皆同夙虛正反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去

傅說舉于版築之閒尸子曰傅巖在北海之州鄭康成曰得之

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疏云夙營求也者說文旻部文云
云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傳險卽傅巖也胥
靡者胥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靡也古者相隨輕刑之名也
引孟子者告子下篇文以證說之發迹于築也尸子者著書之
人以其人名其書故號尸子穀梁桓九年傳所稱尸子曰卽其
人也漢書敘文志有尸子二十篇本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
師之鞅死後逃入蜀後漢書宦者傳注云尸子晉人也名俊秦
相衛鞅客也鞅謀討未嘗不與俊規也商君破刑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所起也據班固言魯人而李賢以爲晉人一篇知孰是姑
闕疑焉其書今亡矣茲引其文者據正義所引也云傅巖在比
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園土之上衣褐帶素庸築于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
之立爲三公是傅說在北海之州也鄭注見正義云高宗因以
傅命說爲氏者殷本紀云武丁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君
爲據此 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注鄭康成曰鼎三公象也又

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日當任三公之謀以

為政疏注見正義云鼎三公象也者九家注易鼎九四云鼎者

君注易亦云鼎三足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調陰陽鼎調五味鄭

耳金鉉虞翻注云鉉謂三公象云又用耳行者易鼎六五云鼎黃

以扞鼎今文局作鉉然則局鉉同物所以田鼎耳舉行者是鼎

用耳行也故易鼎九三云鼎耳革其行憲虞翻注云坎為耳震

象視不明者鴻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其時塞有赤青升鼎耳而鳴

泠火漢書五行志曰劉向以為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于

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禘也劉向以為羽蟲之靈案劉欲視傳

此雉雉為視之不明所致故鄭云象視不明皆以祖已訓諸王作高

宗融日高宗之訓疏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

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无則遠方將已來朝者野鳥武丁內

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

于高宗融曰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案敘言訓諸王謂經中乃訓

此書之言則自有據蓋當時實有是言史未錄于此

篇爾伏生采以為傳以補其遺今始附錄于此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般始咎周注鄭康成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

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惡且路反疏注見詩文王正義又

正義咎是畏忌惡亦忌也韓非子難二云昔者文王侵孟克昔

舉鄭三事舉而紂惡之即此敘咎周之謂故鄭云咎惡也云紂

聞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正縣詩云虞芮質厥成也傳云質成

也成平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其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

也蓋在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久則耕者攘畔行者攘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頌白者不堤捍入其朝士攘為大夫大夫攘為卿

以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而歸者四十餘國是其事也

云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者據驗非子則三伐謂侵孟克昔

舉鄭也又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邢

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密須六年伐密須七年伐密須

伐者即伐密須也伐密須之夷五年伐密須密須伐大夷三事與韓子

所言侵孟克昔舉鄭文雖異而事則同何以言之孟之與邢音

同旅通則伐邢即伐孟也皇矣之詩說文王伐密之事云爰整

密須即克昔也然則舉鄭蓋引伐夷而舉其旅以遏祖苕則伐

知矣故知大傳所云伐邢伐密須伐大夷即韓子所云三事也

是皆在錢翹之前故鄭于此云三伐皆勝云拘于羑里者案戰

國策魯仲連言紂醜鬼侯脯鄂侯文王聞之歎紂乃拘之于美里史記殷本紀亦云然史則紂囚文王不爲虎周之伯而鄭以爲畏惡之拘于美里者然則紂本紀云崇侯虎諸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纍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美里據此則紂囚文王不無異惡之意蓋史記二文不同者互相備爾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紂之意蓋而告紂者崇侯虎也周本紀言諸西伯者亦崇侯虎則告與諸是一時之言矣安知醜鬼侯脯鄂侯不適當文王三伐皆勝之後乎則鄭君說與戰國策不相符也又韓非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亭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思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云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久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于美里也是則文王之被囚實在三伐皆勝之後鄭君周人乘虓注鄭康成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

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虓明年伐崇注亦見詩文王正義及周易史象傳云揚于王庭象乘五剛也謂上六乘五陽也則乘者易陵于其上之言是有勝意故云乘勝也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伏生大傳云西伯既伐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闕天南宮括三子者相與學訟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望曰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美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

駁身狹鬣雞目者取九六焉之西海之頻取白狐青龍之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隰于紂之庭紂出見之環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藩之臣昌之使者紂曰非子臯也崇侯也遂趨而進曰吾西藩之臣昌之使者紂曰非子臯也崇侯也遂趨而進曰吾西藩之臣昌之使者蓋今之大傳乃後人所錄者非完書容或有誤詩文王正義引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紂釋于虎口而克者殷傳即大傳也又引大傳云文王伐虓在既出美里之後當得其實鄭君所據也云明年伐崇者大傳言文王受命五年伐者祖伊恐奔告于受六年伐崇據是而知伐崇在伐虓之明年也

作西伯伐虓注馬融曰受讀曰紂鄭康成曰紂帝乙之少子名

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爾史掌書知

其本故曰受少式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云紂帝乙之少

周書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是紂名辛也逸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尙爲妾既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

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矣之子紂故爲後是紂說不合鄭蓋別有所據抑或曰紂終得立而欲立焉則與呂氏說不合鄭蓋別有所據抑或曰紂終得立而欲謂帝乙欲立爾云時人傳聲轉作紂爾者受紂聲相近稱受德者或單言受因而聲轉爲紂殷本紀故曰天下謂之紂也云史名書知其本故曰受者凡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受德之號史必知之矣弟如鄭君此言則以此殺爲舊史之文而鄭又謂百篇之殺孔子所作母乃自相矛盾乎曰否蓋史官錄書或略殺其作書之諫容當有殺但未必篇篇皆有孔子編書必有仍舊殺者亦必有特作者即可繫云孔子所作猶春秋木魯之舊史孔子修之遂爲孔子作春秋矣

殷既錯天命錯七馬融曰錯廢也聲謂天實廢殷命爾欲見

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以廢天命爲文見戈疏馬注見釋文論

直錯諸在錯對舉言是有廢誼故云錯廢也西伯伐紂云天既

命紂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爾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少式

紂欲見此意故言錯天命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少式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充

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聲謂然則是年太歲在屠維大

荒落也數色疏鄭注見詩文王正義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

王詩文王紂云文王受命作周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大命文

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受命是年至十三年

也然則武王自即位至伐紂時才五年爾則此言十有一年

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者易

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

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

將王火爲之將相戊土也又當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已塞水

是明倉精絕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也案二十

九年受命至四十歲則十二年矣紂言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

年故十一年當戊申侯我應文王受命在季秋者以武王伐紂

在十三年國語冷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雜火雜火午次也

當周初之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太歲在未也

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正義引三統曆云七

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

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卯以癸卯爲部首二也從此以後

壬午爲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部五也巳卯部六也戊午部
七也丁酉部八也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
酉部十二也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巳
酉部二十也一紀之數周而復始後紀還然準此以推則戊
午部之前凡六部爲歲四百三十六以六十除之凡七周而
餘三十六初歲甲寅則三十六歲巳丑然則戊午部之初年庚
寅歲也其二十九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以三十年巳未歲爲
一卒則三十年武王伐殷歲在辛未乃與國語所言歲星在雜
火者合則此十一年歲在巳巳當戊午部之四十歲也然則
是年大歲在屠維大荒落也者釋天云大歲在巳巳屠維在巳
日大荒落依鄭君說此十一年爲戊午部之四十歲則巳酉歲
故云然也案三統曆云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聲竊爲計
之一部七十六歲爲日二萬七千七百二十日更從甲子數至
四百六十六歲爲日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九日適符一部
壬寅又得三十九日乃滿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適符一部
之十六歲之日數故後年月初日得癸卯爲癸卯部準此法以數
乙酉部之周正直癸亥故後紀之初日皆如三統曆之所推至其未
甲子信不爽矣惟言皆歲甲寅則未然試推之一紀之歲千五
百二十以六甲除之凡二十五而餘二十歲更從甲寅數至
癸酉乃周一紀則初紀之首歲甲寅次當首甲戌又次紀首甲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辛

午又次紀乃首甲寅凡曆三紀乃復甲寅也惟是文王受命之
戊午部若以甲戌紀甲午紀推之則十三年武王伐村皆不與
國語歲在雜火之言相應則此鼓十有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
一年固是甲寅紀之戊午部四十歲也

大誓三篇注經言四月敘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爲十三年

之一月蓋是與與虛反疏云經言四月者經云維四月太子發上

四月至孟津安得一月戊午畢邪故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必
非一年內事鄭君于此當自有說今不得聞故云未聞其說云
諸家以爲十三年之一月蓋是與者國語周語曰昔武王伐殷
歲在雜火月在天騶日在栢木云戊午在毛栢星在天鼂此謂
十三年誅紂時也劉歆三統曆云戊午度于孟星明日巳未冬

至辰星與婺女伏厥律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鼂之首故傳曰
星在天鼂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孟津是以武王
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敘曰一月戊午師事矣章昭注國語云
與國語武成所言皆一時事則是一月戊午師事矣章昭注國語云
星辰星也天鼂次名一日元枵從須女人度至危十五度爲天

鼂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冬至辰星在須女伏
天鼂之首是說本諸劉歆亦以此篇爲未晦三年事僂孔氏依此
爲說亦以戊午爲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惟史記周本紀言十

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蓋周木紀以武王初次至孟津為九年事故以一月戊午為十一年且從商正以十一月為十二月實則初時是十一年之中四月此一月戊午則以三年為經十二月實則初時是十一年事中之四篇則十三年事殺兼總兩時于十一年不月者以經言四月文自明矣不言十三年者以一月成午既別異于四月明非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殘缺安知中篇不具有年月而彼因內器其年乎則一月戊午信是十三年矣弟以敘無明文姑毋質言故云蓋且云與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賁百門反注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

赴也三百人當為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虎賁三千人司馬灋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

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乘

詭反說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者應劭風俗通誼也

士將反疏賁奔音同字通也云三百人當為三千人且引孟子

盡心篇稱武王之伐殷云云實據此敘之文據云虎賁三千人

足證此言三百人之誤當為三千人矣故引其文也又呂氏春

秋簡選及賁因三篇皆稱武王簡車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

而約為會正與孟子文合是又一證矣引司馬灋及樂記者欲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見車一乘有士十人虎賁是士當十倍于車之數故云然則虎

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案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官樂記言虎賁之士者蓋周公制禮用二人為虎賁之官爵為

下大夫屬之司馬其次中士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衛之

士非必大夫也樂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虎賁有故是士也蓋

案周禮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虎賁得有三千人者蓋

周禮所說據平時給役使者八百人是矣若出軍必更徵發士

卒此虎賁即士卒也三千人不為多也且此時未有周禮不得據以與受戰于毋野作毋普

武王伐殷往伐歸囂囂胙柚反正義本作獸據古定本注囂樞

也謂馬牛之屬樂記曰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備此之謂歸囂樞所簡反復房富反疏囂樞也

置部文案說文牛部云樞畜性也然則囂即六畜之屬者據樂

記文也案樂記云賁卒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因說

武王伐紂時事遂言濟河而西馬散于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

說于桃林之野而弗復備正此敘所云歸囂之語故引其文以

識其政事反注同注記識商之善政疏武王克殷進殷之遺

老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殷庚之政武王于

是復殷庚之政故云記識商之善政善政即謂殷庚之政也

武成注鄭康成曰箸武道至此而成善中疏注見庶反正義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注武庚字祿甫紂子也立以為殷後疏

云武庚字祿甫紂子也者鄭注伏生大傳云然也云立以為殷後者微子之命被云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是則初時為殷

後者本立武庚既殺而命微子代之以箕子歸作鴻範注箕子

走之朝鮮已而聞武王立殷後遂來歸承武王問而噉鴻範朝

侶反鮮疏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之囚箕

相然反疏子不忍為周之釋生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

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

勳而問鴻範然則此紂言以箕子歸不得謂武王以之歸當解

為已而箕子來歸也故云箕子走之朝鮮已而聞武王立殷後

遂來歸蓋紂言箕子歸者故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惟原

箕子所由歸也則箕子之歸不但為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為其

君立後故也或曰武王以十三年克殷鴻範言維十有三祀王

誅紂在二月初旬于時箕子走之朝鮮可即于是年秋冬來朝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故鴻範言十有三祀注祀此不足以難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注邦方容反注邦古封字也詩言邦畿千里

論語曰且在邦或之中或云戈友疏云邦古封字也者據周本

此云邦諸侯邦實古之封字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

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是即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

外侯服也則國語以邦為封也故康誥如封字是也引詩者商

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邽下邽縣邦字是也引詩者商

頌文引論語者季氏篇文也天子言封畿諸侯言封域皆謂封

區爾詩及論語皆作邦字是足證邦之為古封字故引之也今

犬反是錄不識古字故也班宗彝作分器分房注鄭康成曰

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著中疏注見史記

案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然則尊彝異名此云宗彝宗

廟尊也者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乃其統名也釋器云彝占罍

器也又云占中尊也鄭注周禮豳人云占中尊尊者彝為上罍

為下是則彝占尊統名為尊故鄭注周禮紋官云彝亦尊也鬱

鬯曰彝彝禮也

言為尊之法也

西旅獻葵注旅遠人之稱鄭康成曰葵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彊

大有政者為首豪國人遣其首豪來獻見于周見戈疏云旅遠

者旅古文旅字旅之言羈旅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今臣羈

旅故之臣也言異國之臣則是遠人也雖不必絕遠即絕遠亦為

旅故此旅葵及下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為詁也鄭注見

正義云葵讀為豪者釋文云葵馬云伯豪首豪也詁與鄭合蓋

此篇孔氏古文有之馬鄭二公當皆及見必其經文雖作葵字

而孔氏執泥葵字以為大高四尺為葵非也故馬鄭皆讀作葵

為其義實為首豪葵音同古段暗字也故馬鄭皆讀作葵字

大有政者為首豪者呂氏春秋特君覽云氏卷呼唐離水之西

斃人野人篙竿之川月人迷龍笑人之鄉多无君高誘注云西

方之戎无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无相長一彊則分

種為首豪是西戎无君名其長為首豪之明證太保作旅葵疏云

此君臣无相長一彊則分種為首豪蓋信鄭詁霍不可易

詁則正同以巢况葵則葵之為首豪蓋信鄭詁霍不可易

巢伯來朝朝直見注鄭康成曰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

即位來朝見史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詩蓼蕭正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方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

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然則

鄭君以巢伯當武王初定天下最先來朝故以為南方之國與

抑或鄭君更別有所據也云世一見者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

蠻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云曲禮曰其在東夷比狄西戎南

蠻雖大日子春秋傳曰見鄭也周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

其君皆子男也无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爾

見戈疏云旅遠

人之解

之稱

之臣

之國

之遠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三監吉陋反

疏注見詩東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者邈周書云

維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

叔于西周者詩邶鄭衛譜正義引此鄭注云居攝一年之時

案成王邈周公歸以在秋時是年即為居攝之年三監思誅而

叛總在是年之冬或次年之春同是詩正義所引鄭注而或言

一年或言二年未知孰是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

年克殷充殷即謂誅三監及武庚也是三監之叛在居攝一

年時也其前有周公居東二年則距武王崩時四年矣彼必

追溯武王崩言之故又釋其意云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

崩始也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周公相成王

流言于國是其叛心之萌自武王初崩時始

注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邈周公而來

蔽以解矣

疏注亦見詩東山正義云蔽以解者于以見成

成王必從之故敘言相

成王使若木成王之意

將黜殷注鄭康成曰黜貶退也

疏注見正義說文黑部云黜

作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四

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注鄭康成曰黜殷命

謂殺武庚也

微子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

承湯祀疏

注見詩有客正義據詩正義所引微子啟之上有微

子篤注故于此刪節之也

云微子啟武王投之于宋者禮記樂

記說武王投殷之後于宋

鄭君注彼文云投舉徙之詞也時武

王封紂子武庚于殷虛所徙者微子也是其明文也云因命之

封為宋公者初時武王投微子于宋特此尋常之諸侯今命之

湯祀者武王本立武庚為殷後以奉湯祀今武庚以叛殷殺成

王命微子代之為殷

作微子之命

後即代之承湯祀矣

唐亦得禾異畝同穎

穎余

注唐亦名虞成王母弟也封于唐穎

禾也鄭康成曰二苗同為一采

采徐崇

疏云唐亦名虞成王母

反同穗

弟也封于唐者昭元

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太

反同穗

弟也封于唐者昭元

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太

弟也封于唐者昭元

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太

弟也封于唐者昭元

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太

弟也封于唐者昭元

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太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未焉又昭十五年傳云未艾唐未成王之母弟也案唐未之稱以封于唐故也其得此未瑞時則猶未封敘據後爲稱爾說文未部云穎未也毛詩生民傳云穎未穎也禾未結實而下垂者則是宋矣故云穎禾也鄭注見周本紀注伏生大傳歸禾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采六幾盈車長幾充箱鄭云二苗同爲一采二苗三苗未知孰是獻諸天子王命唐未歸周公于東注歸遺也孝經說曰德及

于地則嘉禾生成王欲以禾瑞歸美于周公故命唐未以禾遺

公子東征之所遺唯疏論語陽貨篇云歸孔子豚孔安國注云云歸遺也引孝經說者按神契文見禮記禮運正義云以禾遺

周公于東征之所者周本紀云唐未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所則是用兵于東時故以爲東征之所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注鄭康成曰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疏注見

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注旅敵也疏旅古文旅字旅敵釋詁文

成王既伐管未蔡未以殷餘民邦康未作康誥酒誥梓材注鄭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表十一

康成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未者蓋赦之也康諡

也聲謂邦古封字也封康未爲衛矣爲因爰疏鄭注見詩邶鄭

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者以殷餘民封康未則康未所封即

三監之地必既滅三監乃可以封康未故敘微言封康未必先

言伐管蔡爲封康未因管蔡之國也云不言霍未者蓋赦之也

者大誥敘言三監及淮夷叛則霍未亦誅亦當誅伐管蔡未

蔡未及霍未故鄭君疑其蔽之蓋三監之中霍未最幼

既與兩兄同事或迫于兩兄不得不從其罪可原容當赦止以

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康諡也者逸周書諡法解云溫柔

好樂曰康安樂無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康之爲諡有此三諡

皆與康未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爲諡獨孔氏乃以康爲所內國名正義謂馬王亦云然案史記管蔡世家言武王封未鮮于

管封未度于蔡封未且于魯而相周爲周公封未振舞于曹封未武于成封未處于霍康未封朋季載皆小未得封是則當武王時康未實未有國及武王崩卽有流言周公封未居東都既反而居攝又有東征之事其時皆未皇封康未也逮三監既誅而其地封康未則康叔始封卽爲衛國何嘗有康國乎康自是諡號鄭說誠是馬王爲孔皆非也云邦古封字也者說詳分器敘疏封康未爲衛侯事甚昭蕃注必言之者以經及敘皆不見衛國名故也

成王在鄴注鄴文王所都疏文王有聲之詩言文王作邑于鄴是文王都于鄴也

欲宅雒邑注成王之言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此成王欲宅雒邑之意也

易戈疏成王之言曰云云者呂氏春秋長利篇云南宮括對魯叔反疏繆公曰吾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詞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是其文也但其文言定成周今引以說欲定雒邑之意者

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皆在雒邑宅疏實兼王城成周言之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是則宅雒邑即為定成

使召公先相宅注召公皆同相息恣反下救同注鄭康成曰周也

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疏注見詩王風譜正義

作召誥疏風譜正義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注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下大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疏注見公羊傳宣十六年疏使來告卜作雒誥使色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成周既成猶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无知之稱疏注見詩王風譜正義云此皆士也者篇名多士篇中

四年左傳云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以其不服于周言其不則德誼故謂之頑且目之為民也疏然其不服于周言其不則德誼明由周而言謂之頑民由商言之固不失為頑士桓二年

左傳云武王克商猶九鼎于雒邑疏士猶或非之誼士即謂此頑民也云民无知之稱者孝經援神契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

民者冥也是民之為言冥冥无知之謂也

士

周公作无佚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聲謂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

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案周禮地官教官云師氏中大

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故馬鄭皆說師保為大夫但周

公召公並相成王實居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爵故鄭又云聖賢兼此官言實爲相而兼師保之職優于聖賢者蓋以周公爲聖召公爲賢也竊意周公之德未必優于聖賢但周公多材以其正說師保之職任故取以爲解相成王爲左右相息注馬融曰分陝爲二伯

東爲左西爲右朋友疏注見釋文云陝爲二伯者公羊隱五年

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相處內則似分陝者治平外突馬以分陝解相成王爲左右者行盡處乎內者專治王朝不主外土諸侯故對分陝者而言處乎內其分陝者雖主外土諸侯但統統之而以其治國亦在內得在引公羊傳周召分陝之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即注彼文亦引公羊傳周召分陝之分以說則分陝爲二伯即是爲左右也故馬又申言之云東爲左西爲右然則周公左而召公右矣說子注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

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復房疏注

史記鄰世家注云功配文武者周之王業文王基之武王定之周公攝政致太平乃始成之是周公之功堪配文武也云以爲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毛

周公苟貪寵也者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在臣位乃甘自卑誦不得避謂爲苟貪事權也經云我不以後人迷是周公表明已意不以子孫之故迷學不捨則可周公作君夷知召公不說之意實疑周公貪寵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郟注鄭康成曰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踐讀曰前前滅也郟

國在淮夷之北聲謂踐或爲殘殘亦滅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

惡復房富反疏注見詩破斧正義及正義又畧見周本紀注

管蔡及此伐淮夷踐郟云皆周公謀之者彼前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郟也是伐此諸叛國皆周公謀之者也但臣功皆統歸于君凡周公稱伐縱使成王不親行史文自必稱成王伐之鄭必知此諸叛國稱成王伐是成王親事乃

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鄭是皆說成王親征而返也則殺武庚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猶其官鄭君不用其說而讀踐爲前

其君未嘗見殺大傳言殺其身與彼章異故鄭君不從也成二

年左傳云前滅此而朝食是前之誼為滅踐前音相近古段借字也成王實滅郟而踐之為滅誼不顯故轉為前也云郟國在淮夷之北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云蒲姑商郟邕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南郟魯也案齊在魯北傳云蒲姑接壤則近齊而當魯之東北案晉經云淮夷徐戎並與其殺云東傳云開則淮夷直魯東是則郟在淮夷之北矣聲謂踐或為殺也本紀作東伐淮夷書郟是所據也引王肅記者認踐之誼亦為滅也職所引者古書之名于今亡矣茲得此得伐淮夷與踐郟是攝政三年伐管

作成王政汪鄭康成曰此伐淮夷與踐郟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于此未聞疏注見正義云此伐淮夷與踐郟是攝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郟此鄭君所據也據此則此篇當在康誥之前且多三篇云昔朕來自郟謂此踐郟誥也則此篇當在前益審矣今列于此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謂未聞孔子編次之意也案下三敘與此敘支相承次則鄭君子于下三篇當皆同此論

成王既踐郟將捫其君子蒲姑注蒲或為薄馬融曰薄姑齊地

鄭康成曰郟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

皇清經解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天

于大國疏云蒲或為薄者據周本紀云捫其君薄姑又釋文云

卽蒲姑昭二十年左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芻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之地亦謂蒲姑氏居之而得名則是齊地矣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鄭注見詩破斧正義云欲徙之于齊地者从馬說以蒲姑為齊地也雖然營竊疑焉昭九年左傳云蒲姑商鄭吾東土也則郟與蒲姑接壤捫郟君子蒲姑則如无捫伏生大傳云名此鉞當言將捫其君蒲姑于捫衍字薄姑然則蒲姑其地遂為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郟君也若夫捫郟君之處所則文不具无以云焉蓋見如此不敢與先儒爭衡故不具說于注聊識之于疏周公告召公作將蒞焉

成王歸自郟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

歸在鄭作周官疏偽孔氏偽造此篇以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

上三敘文相承次則專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也立政經云孺子立政則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先後之次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从鄭本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息正義本作肅史記作息據釋文則馬本亦作息據鄭注則鄭本亦作息

故从(注)東夷蓋謂淮夷郟也馬融曰息慎北夷也鄭康成曰息

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疏)以上諸敘承後淮夷踐郟而麻言既滅後之餘事此言既伐又承上為文

則所伐即上敘所云也故云故云東夷蓋謂淮夷郟也淮夷為海東諸夷駒鬻扶餘野蠻之屬妄說無據吾无取焉馬注見釋文云

息慎北夷也者昭九年左傳云肅慎鄰亳吾北土也息慎即肅慎如左傳肅慎鄰亳也國語魯語肅慎氏貢枯矢之文是也云

東北夷者蓋在北王界榮伯偽孔氏隸古定本凡俾字與界字而偏于東者也

唐天寶中詔以時宇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為使者悉于正義本改為俾矣此敘傳云王使之為命書故此界字正義本亦改作俾此則誤改也史記錄此敘作王(注)界賜也書或為辨辨古班

賜榮伯據賜誼則字當改為界(注)界賜也書或為辨辨古班

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无

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疏)界賜釋詁文云書或為辨者釋文原

義禮士虞記云古文班或為辨則古字或以辨為班也云班亦賜也者周禮太宰職云匪頒之式鄭仲師注云頒讀為班布之

班班謂班賜也是班有賜誼茲承界賜之訓故云亦賜云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者國語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

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无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案國語所言乃武王時事與此異時此與賄息慎名籍賄所

以報其禮也則息慎所貢物富矣言早榮伯與賄息慎所賄賜榮伯也云分賜者明必非盡以所貢賜之亦或所賜不獨榮伯

交不具爾馬注見周本紀注云榮伯周同姓者國語晉語云重之以周召公之子故以為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者禮

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謂有采地如諸侯祿而不立國者則畿內諸侯(注)賄息慎之命

也記曰賄在聘于賄(疏)聘依說文當作媮从女不从耳經典皆作聘蓋聲同則字可通姑從耳作于讀作為

(疏)賄財釋言文引記曰者義禮聘禮記之文也鄭注彼文云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賄禮而為之財也是

則賄為王國賄賔之禮故引以證

周公在鄆將歿欲葬成周注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鄆心

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庸然後周公疾曰吾刳必葬于成

周示天下臣于成王疏此伏生說周公欲葬成周之意故取以

三年後也云示天下臣于成王者葬于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若爲成王終守成周是以見臣于成王之意疏呼

恆反注公侯焯曰薨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

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

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粹子律反經疏禮記

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說文死部云薨公侯卒也从刺青省

聲故云公侯焯曰薨大傳云伏生說成王所以葬周公于畢

之意也故取以說此云畢者文王之墓地者孟子雖奠下篇言

文王卒于畢郢故畢有文王墓趙岐注孟子亦云畢文王墓近

于酈鎬之地云不葬于周者謂不葬之于成周也云示天下不

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者文王墓在畢葬周公于畢言若

從文王以見非已所得而臣之者告周公作亳姑

所以明周公之功而尊周公之德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注鄭康成曰君陳蓋

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天子之國五十里爲

近郊今河南雒陽相去則然疏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

下乃此敘之法成周句見周禮肆師疏天子之國云云見周禮

載師疏絃言命君陳先言周公既歿猶蔡仲之命絃言命蔡仲

先言蔡未既歿兩文相似當同是父歿而命其子故推君陳爲

周公之子以无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伯禽者周公之元子君

陳亦周公之子則是伯禽弟矣鄭君注禮記云然其注此敘必

亦云然此注既闕姑取禮記注以補之同是鄭君之法以并合

于此可也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者謂成周在王城之近郊也

鄭君注雜語以瀾水東壑水西爲王城以壑水東爲成周則成

周在王城之東矣絃言東郊成周是據王城而目成周爲東郊

也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者以王城爲天子之國也杜子

春注周禮載師職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今河南雒

陽相去則然者鄭注雜語言成周今雒陽縣是王城今河南縣

是鄭君北海人曾往關中必親履其地知兩縣相去遠近之數

并知其地名之沿革故據以驗成周去王城五十里爲王城之

近郊矣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達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相息注鄭康成

曰回首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疏注見正義及周

本紀注云回首顧者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還視必回首也鄭注禮記緇衣云臨死遺書曰顧命此云臨終出命故謂之顧

兩注意正同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偽孔本无成王崩句釋文謂馬

本有此三字注尸主也主天子之位即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

內之位也疏尸主釋詁文云即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內之位

也者所謂謂顧命經年也敘不言即位而言即尸天子且必推本成王崩言之明非踰年即位而誥諸侯實即受

顧詒權主天子位以朝諸侯而報誥之故引顧命文以說康王命作冊畢注當云作冊畢公誤枕公字按土疏周本紀錄

王命作策畢公今此畢下無公字似不詞必有枕誤故曰當云作冊畢公誤枕公字分層里成周郊作畢

命注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敘相應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三

非也疏注見正義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案劉歆三統

及見之故據以為言也云不同與此敘相應者此必引者之誤也當云不與此敘相應正義引之誤多同字抑或不同承冊命

是冊命霍侯此敘言作冊畢公是不相應也云非也者既不應則逸篇非此篇書矣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注穆王康王之孫大司徒地官卿也

疏周本紀云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南巡守卒于江上立昭

官司徒又云大司徒卿一人故云大司徒地官卿也作君牙

穆王命伯冢為周太僕正樂居永反正義本作周史記及說文

作冢注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太僕正其長也周禮太僕下大夫

二人政官之屬也長中疏鄭注周禮太僕其長也此太僕正即周

禮太僕之官正之言長故仿周禮注而云大僕正其長也引周禮者夏官敘官文云政官之屬也者周禮夏官司馬掌邦政司

馬以下皆政官之屬大僕列在內焉作粟命

蔡未既歿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注王成王也蔡仲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其事也然則此篇當在亳姑之前編之

于此未聞行下孟反疏上爾敘以言穆王此承其後嫌此王亦

未之子也者定四年左傳言蔡蔡未之子也引春秋傳者即定四年左傳

蔡仲改行幸德是仲為蔡未子也引春秋傳者即定四年左傳

文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者史記管蔡世家言蔡仲受封為魯卿士

云云然則此篇當在亳姑之前者據在傳蔡仲受封在周公生

存時毫姑作于周公歿後則此篇當在前矣堯典正義云孔以

蔡仲之命次君歿後帝入十三鄭以為在蔡誓前弟九十六又

云鄭依賈氏所本別錄為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

而廟之穆王時書之闕不達其指故云編之于此未聞

魯侯伯禽宅曲阜魯古文以為魯衛注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

七八里疏云曲阜魯城委曲長七八里者應邵風俗通山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並與東都不開作柴誓開正義本不開釋文云馬本作闕案馬

文經宋開寶中陳鄂奉氏傳古文古文闕作開馬本必作開釋

敕刪改非陸氏元木矣注徐夷徐戎淮夷闕開也柴或為肸或

為鮮禮記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闕也昔者君公伯

禽有為為之禮家說以為征徐戎作柴誓然則此篇當次亳姑

編于此亦未聞辟皮傷反為為上疏云徐夷徐戎淮夷者據經

部云闕開也重文作開故云闕開也云柴或為肸或為鮮者史

引魯世家作肸善伏生大傳作鮮善也引禮記為君或為鮮者

孔子答子夏問稱善也云禮家說以為征徐戎作柴誓

者鄭注會子問云伯禽周公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

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是其說也云然則此篇當次亳姑者

亳姑作于葬周公時伯禽有三年之喪自是周公之喪矣然則

既葬矣故此篇當次亳姑乃禮記正義以征徐戎時周公猶在

謂伯禽為母喪案義禮喪服父在為母齊祿其父卒乃為母三

年此周公之制也伯禽敵言之乎然則伯禽三年之喪縱是為

母亦在周公之喪乎故此篇當次亳姑後魯世家記此事謂與管蔡

謂周公之喪乎故此篇當次亳姑後魯世家記此事謂與管蔡

反同時是因此敘之淮夷而說以合于大誥敘之淮夷叛為一

事尤非也偽孔氏趁此篇于文侯之命後據堯典正義謂鄭以柴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則是古文本在此也但比及上篇蔡仲之命皆是成王時書而未皆廟于穆王時書之閉未達其編次之意故云編于此亦未聞云亦者亦蔡仲之命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注呂侯受命于穆王訓說夏后氏贖刑之灋疏絃言呂命穆王注云呂侯受命于穆王者蓋命由王出自上詔下之言故解呂命爲呂侯受命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饗鬯圭瓚注平王幽王之子穆王八世孫也幽

王娶申女以爲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

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子戲晉文侯鄭武

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故國語曰晉文侯于是乎定

天子此之謂也平王嘉文侯之功故賜之以鬯鬯圭瓚褒百毛

反疏云平王幽王之子穆王八世孫也者案周本紀穆王崩子

世也崩共王弟孝王立崩立懿王太子宜臼爲夷王四世也夷王

子厲王五世也厲王宜王宜王幽王七世也幽王

皇清經解卷四百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子平王八世也云幽王娶申女以爲后者詩曰華歆文云生太

子宜臼者毛詩小弁傳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云又得褒

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者事詳周本紀宜臼奔申以下至

是爲平王鄭氏詩譜王風譜文周本紀亦有其事引國語者鄭

語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達師敗諸殺還歸作秦誓敗必邁反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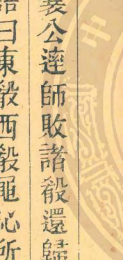
在宏農黽沁其語曰東殺西殺黽沁所高春秋傳僖公三十年

秦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與之盟而

還使杞子逢孫楊孫留戍鄭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赤

蹇赤以爲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三十三年晉



襄公而釋三帥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次哭而迎之是其事也
還歸作秦誓蓋謂三帥還歸而穆公作此誓史記以爲是後三
年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郤遂自茅津渡封穀尸而後作誓未知
審然否沁直离反縗初回反云穀在宏農颍沁其語曰東穀
要一言反帥色類反沁西穀颍沁所高者風俗通山澤
篇文也其語者蓋颍沁之土俗語也沁積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颍
沁縣有二穀所謂東穀西穀也蓋二穀于颍沁爲最高處故曰
還歸而穆公作此誓者殺千敗諸殺之下卽云還歸作秦誓似
謂三帥還歸而誓于是乎作但與史記文不合左傳又无作誓
之文故云蓋以疑之引史記者秦本紀文也云取王官及郤遂
自茅津渡河封穀尸者左傳文公三年之事也謂于此時作誓
則无文以證焉如其說則是穆公還歸而作誓恐非穀之所云
也故不敢遽信而云未知審然否

皇清經解卷四百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一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尚書逸文疏 尚書百篇亡者大半故諸傳記所引尚書文今尚書中无者頗多其明言某篇如所稱伊訓曰太甲曰之等既各如其篇弟以則于稱書日而間无虞夏商周字者若商書周書而不稱篇名或止稱書日而間无虞夏商周字者皆不知所附姑總錄于此焉其先後之次則未由攷定約畧次之而以案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記于泰穆公凡三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在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此言雖未知確否然可見古書不止百篇矣即如定四年左傳所云命以伯禽命以康誥此二篇命書皆不在百篇之內然則傳記諸書所引書文容有在百篇之外者亦未可知今无從區別姑皆錄之而以推墨子引先王之書如所謂湯之官刑相年之道之等則顯然非此百篇之文茲不錄也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重直注帝系曰瞽瞍產

重華是為帝舜建皇所謂建用皇極也授政布政于天下也改

皇清經解 卷四 皇零 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朔改建丑朔為建子也疏 宋書禮志記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建皇授政改朔太平御覽八十一皇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家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皇甫謐謂建黃授正改朔三國魏志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建辰之月為景初侯所調建黃授正改朔三國魏志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建辰之月為景初龍見于是改寅正為丑正以青龍五年三月建辰之月為景初元年夏四月服色尚黃義牲用白以地正也案職牲用白是也服色尚黃非也蓋正色隨三正不八五行寅正尚黑丑正尚白子正尚赤无有尚黃者魏以黃龍見而尚黃非古制也皇甫謐因而誣舜尚黃妄改中候之建皇授政為建黃授正以就其謬說庶古壞法之罪人也據粵若稽古云又似舜制篇首之文而御覽及文選注皆引以為中候高堂隆又云似舜制篇首之文而故不敢列于舜典篇日之次而以錄于逸文之首蓋中候所云况此出尚書如考靈耀曰放勳錄明文思晏晏是堯典之文以况此粵若稽古云云可知矣然錄以為逸文可也注引帝系者記五帝世系之書也篇在大戴禮記云建皇所謂建用皇極也者所謂周書鴻範文鴻範九疇次五日建用皇極是也云改朔改建丑朔為建子也者鄭注堯典云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茲依以為說

祇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見亦瞽反注趙岐曰尚書齊仄皆反

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思貌聲謂允誠若善也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慎戰栗瞽瞍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

艾不假姦也艾偶疏此經引見孟子萬章篇當是舜典之文以

以入舜典篇目之下而列之于此注稱書曰未言舜典疑事母質故不

陵人旨也初名嘉字臺卿後避漢書改各字示不忘本土所著有

書諡漢解文齊者齊肅栗者戰栗夔夔與齊栗詞文則是齊栗

之頌故云夔夔齊栗敬慎戰思貌案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

解之曰瞍亦信知舜之大幸若是為文不得而下入孟子語中

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為之解允誠若善並釋詁文云所謂

者所謂堯典文也

堯子丹朱不自舜使居丹淵為諸侯疏太平御覽七十卷地部

然諸侯御覽引作諸使徐生頌曰當為諸侯蓋據書侯字輒从

人傍作故誤為使也三統麻言唐帝攘天下于虞使子絀処于

丹淵為諸侯見漢書律原志可檢閱也因據以改但三統麻言

堯使絀処丹淵此言舜使居者案孟子萬章篇云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諒識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諒識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則堯崩之後舜猶欲攘

淵為天子因天下歸心不得已而即天子位于是使絀仍処丹

淵在宋之先七之久矣太平興國時之羣臣猶得未取者有所

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祖斑等纂曰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一千卷翰林

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殿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

艾偶

疏

孟子

稱書

曰未

言舜

典疑

事母

質故

不

忘本

土所

著有

書諡

漢解

文齊

者齊

肅栗

者戰

栗

與齊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五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二

洚水警余澤下注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趙岐曰尙書逸篇水之

逆行洚洞无厓故曰洚水聲謂警戒余我也疏此經引見孟子

洪方割孟子釋此經洚水即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

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

之逆行洚洞无厓故曰洚水警戒說文言部文余我釋詁文

洪水浩浩疏說文水部引此以爲虞書案孔氏逸書二十四篇中者蓋皆二十四篇之文二十四篇中有汨作篇汨之言治水也汨作蓋記治洪水之事此文或是汨作之文與疑事毋質不敢意必以爲汨作故不列九共之前而錄之于此

怨匹日速注速讀日仇疏說文斗部引虞書日旁速係功又曰怨匹日速則怨匹日仇怨耦日仇怨耦日仇仇古之命

矣故錄之于此案桓二年左傳云嘉耦日仇怨耦日仇仇古之命也稱古之命則古有是言安知非出于虞書乎則說文信是引虞書矣錄之可也注云速讀日仇者詩關雎云君子好逑毛通故讀速爲仇也又說文金部引虞書日罰百錢虞字蓋周字之誤當師周書呂刑其罰百鎰之文非逸文也茲不錄又日部引虞書日仁覆閣下則稱旻天絕不類尙書語正與介部引毛詩傳不醉而怒謂之讒稱旻天絕不類尙書語正與介部引毛尙書傳文意孔氏逸書有號泣于一旻然則仁覆閣下云云自是而安國傳有是言也必非經文故亦不錄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

山行卽橋

柳衣卽反毳此芮反又子外反橋其畚反又起畚反

注柳治也毳形如箕以版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爲之槌行泥上毳讀如莠莠之莖橋有鐵齒如錐頭施于履下

以行山不差跌也絕子外反又子絕反疏史記河渠書引此稱水之事亦似汨作之文司馬子長後安國問必見此篇故得引

之但史記不稱篇名不敢意必姑錄于此注云抑治也者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昔者禹抑洪水趙氏注云抑治也茲用其誼漢書溝洫志亦引此作泥行乘毳山行則謂服版置泥上以通行如箕漚行泥上如淳曰毳形如箕以版爲之槌置泥上以通行路今合此兩說爲注故云毳形如箕以版爲之槌置泥上以通行如莠莠之莖莠莠者說文草部云朝會東茅表位曰莠如草頭聲春秋國語曰致茅莠表塋是也如淳曰桐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斂之履下上山不差跌也案漢書之槌卽史記之橋而說文无槌字槌蓋橋字之誤當从史記作橋姑用如淳槌字之証以解橋字故云橋不差齒如錐頭施于履下以行山不差跌也

咎繇邁種德咎繇左傳引作皋陶蓋自晉以來改咎繇爲皋陶今左傳唯存晉杜預之本豫好約俗而不好古故

吾从古可也種之用反注杜豫曰逸書也稱咎繇能勉種德

邁勉也杜豫之名从頁傍子流疏莊八年左傳引此稱夏書注俗譌字也爲改正之疏稱杜豫者字元愷京兆杜陵

人也王隱晉書云豫知謀深博明于治亂嘗稱德者非所企及先儒說左氏未究聖明之意橫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者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豫有大功名于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戶世號爲武庫賓豫以立功立言自詡其所謂功非有它也不過乎吳爲蓋天寶亡吳豫遂餐以爲己功乎且古人所謂立功謂功施于民澤流後世豈滅人國之謂哉豫所謂言謂左傳集解何立言之取賈乃猶妄自矜詡无恥甚矣然而猶取其注以賈服之法皆亡仕解獨存賈服之注无聞始用杜解爾說文力部云勸勉力也蓋讀邁皆萬聲聲同字通豫也

昏黑賊殺注春秋傳曰已惡而樸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

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杜豫曰逸書也三者

皆死刑樸力灼反疏此經引見昭十四年左傳亦稱夏書法所

子爭鄙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未魚攝理韓宣子命斷營獄

皇在離子離子內其女于未魚未魚蔽辜邢侯刑侯怒殺未魚

皇清經解卷四皇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四

與離子于朝宣子問其皇于未蠻未蠻曰三人同辜施生戮死可也離子自知其辜而賂以買直也債獄刑侯專殺其辜一也也惡而樸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請从之乃施刑侯而尸離子與未魚于市是其事也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注高誘曰逸書也疏呂氏春秋

此亦稱夏書注稱高誘者涿郡人也後漢書无傳其字未聞所

者有呂氏春秋訓解淮南鴻烈解戰國策注皆傳于世惠先生

敘戰國策稱誘嘗定孟子章句又有孝經解今皆不傳惜哉

地平天成注杜豫曰逸書也地平其化天成其施呼午反疏

僖二十四年左傳引此亦稱夏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杜豫曰逸書也聲謂寔願詞也失經

常也疏襄二十六年左傳引此亦稱夏書注云寔願詞也者說

中篇疏杜解云不經不用常濩茲云經常也翁是用杜解說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注杜
豫曰逸書也茲此也釋除也聲謂在察也念思此事當察此事
能由已致否釋除此事當察此事能由已除否名讀當爲命謂
命令也命言此事當察此事已可命于人否允誠也誠出乎此
當察此事可由已施行否功事也惟帝念思其事也春秋傳說
之日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又曰順事恕施
也疏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亦稱夏杜解云茲此也者釋詁
文也釋是解釋使去故訓除也杜解又有云謂行此事當
念使可施于此則是行茲念茲非念茲在茲矣其解下四句亦
皆不合逸書文誼故刪節之而別爲之解第逸書上下文不可
得聞左傳推究其旨意惟據左傳引書之邱以推求之庶有當
也案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鄭庶其爲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公
始嫉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盜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盜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夫若之何不能武仲日子將
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

皇清經解

卷四皇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五

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束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
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放輿馬
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而或難焉紇也聞之在
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
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亦不爲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不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各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又襄二十三年傳
孔子謂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知也遂引
夏書曰念茲在茲而云順事恕施也據此二文以推求逸書之
意則謂所念所釋所各言所允出者皆當先以察之于已故云
念思此事當察此事能由已否誠出乎此當察此事可中此施行否
此事當察此事已可命于人否誠出乎此當察此事可中此施行否
蓋下之事上也其不從其所命而外其所好如其所好乃可命于
人乃能由已施行也是所謂信云名讀所謂順事恕施故兼引
左傳二文之說也在察釋詁文云名讀當爲命字同也
后墨子尙賢篇引作乃名三斤蓋古者名命字同也
說詳呂刑疏允誠亦釋詁文功事毛詩七月傳說也

成允成功注杜豫曰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疏五

年左傳引此亦稱夏書注云允信釋詁文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注休息止也杜豫曰

逸書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督也有臯則督之以威刑聲謂勸

勉也楚詞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又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然則

九歌啟樂也春秋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疏文七年左傳引此亦稱夏書注云休息止也者說文木部

力部文引楚詞者雜騷交又曰云云天問故云董督也勸勉說文

之所作故皆以為楚詞也王逸注離騷云啟禹子也九辯九歌

再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志續敘其業有養品

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逸注

天問云棘陳也實列也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修明禹

業陳列官商之音篇其禮樂也兩注一言再樂一言啟所作樂

茲云然則九歌啟樂也定以為啟樂者據楚詞兩文皆言啟不

言禹也惠與鄭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啟

原而夏禮與鄭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啟

樂矣聲案離騷注雖以九辯九歌為再樂又言啟能承志云云故

則此經之正解故備引以說

皇清經解卷四臺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

九功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則說來竟似

啟樂然則言再樂者蓋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為啟樂又案

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德九辯與九歌以下

郭景純注云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帝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

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屈大夫引用此事子以為離騷天問所

言誠本諸山海經即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得有此樂自開而

始開即啟也則以九歌為啟樂可也引春秋傳者即左傳文七

年文晉御缺告趙宣子之言也缺既引此經遂推究九歌之說

則此經之正解故備引以說

官占惟耐蔽志昆命于元龜注杜豫曰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

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命龜也斷多疏哀十八年左傳

注云官占卜筮之官者若禮記曲禮所云天官六太之大小也

周禮士師職云以詔司寇斷獄蔽訟故云蔽斷也昆後釋言文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以守邦注韋昭曰逸書也元善也后

君也戴奉也邦國也疏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此亦稱夏書注稱

者善之長也故云元善也后君釋詁文戴者言若加

之于首然尊奉之意故云戴奉也邦國說文邑部文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注壹昭日三失三失人也明著
也不見未形也聲謂圖謀也著中疏國語晉語知伯國引此成
怨豈二句皆稱夏書國語豈作起案怨起在明與不見是圖語
意乖反蓋誤也據左傳引改正之法云三失三失一人也者謂三
次失反人之意也據逸書言一人三失則三失失一人言也禮
記中庸云著則明故云明著也云不見未形也者人藏其心不
可測度怨以萌伏于意中未形于
聲色不可得見也圖謀釋詁文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注韋昭曰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

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藏徂疏國

周語單穆公引此亦稱夏書注云關門關之征也者周禮司關

職云國四札則無關門之征是則平常時門關有征矣云石今

之斛也者斛量名也容守十斗斛則一石故稱一曰蓋石也云一

日關衡也者韋氏不奪守一說備存異說故稱一曰蓋石也云兩

說以量言則十斗為石據稱言之則百二十斤為石此關石聯

文若以石為百二十斤則關自是攷覈輕重之器故云衡也若

禮記月令云鈞衡石鄭注以為稱上曰衡

是也石字依說文當作石今經典通用石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七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適才秋反或作適同注杜豫曰逸書適人

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咎之言鈴力形反官

師相窺注大夫交相規正其君王執執事以諫魏鏡祭注杜豫

曰所謂獻執疏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亦稱夏書杜解云適人行

大行人小行人其職非如此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者蓋夏周官

制固宜有異不必據周禮為說既云徇于路則是行于道路始

如杜說以為行人之官云尔云木鐸木舌金鈴者鐸大鈴也以

銅為之縣木于中以為舌振鐸則舌擊口而作聲也金舌者使

金鐸鄭注周禮小宰職云古者將有事奮金鐸云徇于路求歌

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云徇于路求歌

咎之言者國語晉語云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
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臆言于市辨祿祥于
咎故卜專于朝問諍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是先王
必聽歌咎以政已政之得失杜云求歌咎之言良是也其解官
師相規謂大夫自相規正則非是蓋左傳上文言自王以下各
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市百工獻執乃後引此夏書云云則官
士傳言庶人諍商旅于市百工獻執乃後引此夏書云云則官
師相規即所謂大夫規誨也杜解大夫規誨謂規正諫誨其君

是也于此乃云大夫自相規正則與傳引書意不合故聲不用而別爲解云大夫交相規正其君乃與傳意合也云所謂獻執工獻裁之文也

辰不集于房注日月合宿爲辰从會辰辰亦聲杜豫曰逸書也

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聲謂集讀若集替奏鼓注

杜豫曰磬樂師嗇夫馳庶人走注嗇夫蓋司空之屬杜豫曰車

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爲子疏昭十七年左傳引此亦

爲譽从會辰辰亦聲者說文會部文集者安集故杜解爲安也

房謂日月所舍之処故云舍也案二十八宿有房星解堂月令

季秋之月日在房是也杜不以房爲星者夏小正云八月辰則

伏辰謂房星也蓋夏初之麻建酉之月次于房而房伏矣此

文據左傳太史說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則是建巳之月日不

在房宿則房非謂房星乃是日月次舍之処故解爲舍也云云

讀若集者說文入部文云磬樂師者周禮春官敘官云太師下

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八人中瞽百人中瞽百

有六十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

太師小師是樂師皆瞽者矣左傳上文云樂奏鼓謂樂官也下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八

乃引此文則瞽奏鼓謂樂師矣嗇夫蓋司空之屬者義禮觀禮
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春秋傳曰
嗇夫馳鄭君引此以注觀禮明其職同故聲節依觀禮注以說
此案周禮六官司空官屬亡而五官之屬无嗇夫故鄭君相以
爲司空之屬以无正文故云蓋以疑之聲亦不敢質言也周禮
大司馬職云車馳徒走故杜云車馬曰馳步曰走馳走皆是疾
行爲救日食故皇遽急疾故云爲救日食備也

烏戲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

狝佳人面胡敢異也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宥若耐共允佳天下

之合下土之葆佳以追反注墨子引此佳皆作佳佳字非古且

不詞由變隸而誤也當作佳佳讀當皆爲惟古段借字也共讀

爲恭恭恪也允誠也疏墨子明鬼下篇引此稱商書其兩佳字

佳字非古且不詞者說文无佳字而支部避字說云讀若佳然

則佳字古作避佳乃漢時之俗字未重但于解說中讀若佳然
而不以列于九千三百五十三之數說文支部云立佳也安知
非元本作避後人改作佳者故以爲非古且佳爲隔止之誼施

之于此殊不可解故以爲不詞云由變隸而誤也者周時之書皆古文篆籀至秦而有隸隸書佳字輒謄爲行書少一畫卽爲住前代之書漸次皆變爲隸隸書之後展轉傳寫之故非墨子之誤也此其致誤之由實因變隸之後展轉傳寫之故非墨子之誤也云當作佳讀當皆爲惟古畧哨字也者據文誼當爲惟而古人較驗哨佳字爲惟字宜和博古圖所載商周鐘鼎之文皆然可按驗也此文亦是宜爲惟故讀當爲惟也云其讀爲恭者右恭字或通用共如晉之申生禮記檀弓以爲共世子左傳稱共太子又昭七年左傳云三命茲益共又云其共也如是是皆以共爲恭此文共字誼亦爲恭也釋詁恪恭同訓敬也故云恭恪也允誠亦釋詁文

刑三百辜莫重于不孝注高誘曰商湯所制灋也疏呂氏春秋此亦稱商書注云商湯所制灋也者以是商書之文故以爲湯所制法案墨子非樂篇有所謂先王之書湯之官刑蓋卽湯所制法矣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注高誘曰逸書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

遠故于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聲謂若春秋傳曰或訐于宋太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一 九

廟曰諛諛出出是之謂怪乎魁名界反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

賁反注高誘曰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奇謀也疏呂氏春秋論大

書注云五世久遠者五世則出親廟四之上而爲始祖之廟父

子相傳世代遞遠由己身而上溯始祖總不出五六世禮記大

傳曰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故言久遠也

引春秋傳者襄三十年左傳文案宋祖乙大廟蓋帝乙之廟于

時久遠矣故引以證久遠之廟可以觀怪但是周時之事引以

證商書故云若春秋傳言若此之類也又案商書叙云高宗祭

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斯亦怪異之事也安知此

文非指謂雉雉升鼎之事以无雀據不敢援以爲說

以相陵機注機輕易也易亦疏機輕易也者卽說文心部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在上帝寵之四方有辜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趙岐曰尚書逸篇也聲謂寵尊

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

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辜无辜

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司色疏孟子梁
引此文而申之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反疏惠王勇也
然則此是武王伐紂時之言其或為太誓之文與孟子未稱太
誓疑事毋質故不敘于太誓逸文之中而以次于此商書逸文
之下自此以下諸文別約畧詮次而以注用趙氏章指止節取
其一句章指實不止此又有云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
越其志者也案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
兩句解證乃明今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指不明又惟我在之
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子一人以况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
為解焉云寵尊居也者說文宀部文云牧曰勿使失性是作君
師為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者
从趙氏讀寵之絕句也在察釋詁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子一人疏此文
語堯曰篇不稱書曰據說苑君道篇引書曰百姓有過在子一
人又據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專泰山遂傳曰泰山有道

皇清經解 卷四皇卷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

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其雖有周親云云四句文
聯與論語文大同小異百姓二句引見說苑者既稱書曰則四
句皆尚書文矣故錄之在孔安國曰云云論語注也偽作者采
此文以入太誓而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二句廁于
其間誕妄甚矣且為之傳託諸孔氏其傳云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少仁人大與此注章異其非孔氏傳明矣非孔氏傳
則其所謂古文非孔氏壁中之古文矣乃唐宋諸人莫知其偽
哉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注言文王之德諸侯皆畏而愛之大

國言畏小國言懷五文疏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

而愛之也故注云言文王之德諸侯皆畏而愛之云大國言畏

小國言懷五文疏左傳總言畏而愛之是畏者亦愛愛者亦

畏小國言懷各言其一是五文見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疏引此稱周書

香稷非馨明德惟馨注馨香之遠聞者聞房疏僖五年左傳既

之以又曰而引此條則此條亦周書矣注云馨香之遠聞者者說文香部文也左傳杜解亦云然予則采自說文

民不易物惟德馨物繫反注服虔曰繫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

易无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為有德用也疏傳五

傳引此承上二條之下而云又曰則此條亦周書矣其在周書

此三條不必在一篇之內今无由知其篇目則无後定其先後

始說引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虞河南榮陽人也少以清

若建志入大學受業有美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

至今案服氏左傳解誼不單稱解又服氏有漢書注傳未言及

范蔚宗之疏失也服氏左傳解誼唐初具在自孔穎達纂正義

舍服而取杜取注遂微而漸即于亡矣此條注詩通酌正義

云有德則見饗詩正義引作有德則見饗言字蓋誤也意改

之杜據注此云黍稷牲玉无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言物一而

異用襲服氏諱而畧改正之尔

粵三日丁亥注粵于也審慎之詞疏說文于部引此稱周書注

說文于部文也粵于釋詁文粵从于从冫即審字故云審

慎之詞粵三日丁亥者家慎其日辰于乙酉為庚三日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士

官中之宍食宍反注宍散也疏說文宍部引此亦稱周書注我

有載于西載古文蠹从注說文蠹部引

竹前如楮楮子注楮木也疏說文木部引此止稱書曰說文又

楮木也者即說文木部文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注杜豫曰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

謀功者當明定安之疏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稱

聖作則注杜豫曰逸書則灋也疏昭六年左傳引此稱書

度縱敗禮敗必疏昭十年左傳引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孝于今本論語作孝于據蔡邕

迨隸釋論語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

乎然則陸德明所釋之本猶作孝于也

注包咸曰孝于惟孝

美大孝之詞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疏論語

為政

篇引此稱書云注包咸曰者論語注也見何晏論語集解詳詁
孝于惟孝之言有歎美之意見于言外故云美大孝之詞釋訓
云善兄弟爲友故云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者由此施之于彼
故訓施爲行也包氏此注下尚有與爲政同句茲節去之皆蓋
論語既引此經其下承之以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二句乃孔
子之言非書文也包云與爲政同是解釋是亦爲政向于書文
無涉故
刪節之

厥辟不辟忝厥祖

忝辟反

注鄭康成曰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

君不君與臣子相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疏禮記坊

此稱書云注云厥其釋言文
辟君釋詁文忝辱亦釋言文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右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注趙

岐曰尙書逸篇也聲謂不猶不也不顯哉文王之謨乎言顯也

不承哉武王之功烈乎言其承文王也啟敘也後人謂成王以

下右敘我後人皆以正道無虧缺疏孟子滕文公篇引此稱書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主

也案章指又云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奉夫光烈右啟
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无虧缺也聲以爲未合書意故不用而
自爲注焉云不猶不也者古不字通說以其般庚疏云不顯
哉文王之謨乎言顯也不承哉武王之功烈乎言其承文王也
者清廟詩云不顯不承鄭君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
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是不顯言顯
不承言承此經至顯至承證亦如是也啟敘說文支部文後人
不傳指一二世故云謂成王以下云右敘我後人皆以正道无
虧缺者言文王武王右敘後人皆以
正道不從趙氏以正道屬後人說也

必有忍也若耐有濟也注章昭曰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

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疏國語周語富辰引此稱書有
之曰注云濟成也釋言文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近其漸反注章昭曰逸書民可近可以

因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上也夔力疏國語周語單襄公

夔駕其上故注云上上也夔上國語注作陵案說文陵大阜也
夔夔聲夔越也从夂去夫去夫高大二字音同諠異此當作夔

厥辟去厥祗辟丙疏董仲舒春秋經露玉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唯假借以爲維字

[注]凡立社必樹其土所宜木以名其社疏白虎通社稷篇引此稱尚書曰注云凡立

社必樹其土所宜木以名其社者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

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疏白虎通考黜篇引此亦稱尚書

咨尔伯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此亦稱尚書

黼黻衣黃絲紼紼分勿反注黼黻衣謂帶衣也黃絲赤色也紼當爲

市聲之誤也市韋鞞以蔽卻也字亦作鞞鞞者天子純絲諸侯

黃絲甫中里反市勿反疏白虎通紼冕篇引此稱書曰注云

袞及黼鄭君箋云黼黼謂帶衣也案帶字或通作綈鄭注周禮司服職云綈刺粉絲无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即所

謂帶衣也以其衣裳皆繡故以帶爲名但其衣一章止粉絲而以黼黻則皆在裳茲云黼黻衣謂帶衣者衣是總名言衣可該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裳也云黃絲赤色也者說文市部云天子絲市諸侯赤市鄭君箋斯干詩云市者天子純絲諸侯黃絲則黃絲即赤市鄭注

周易乾鑿度云絲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差然則赤淺于絲亦是黃絲矣云紼當爲市聲之誤也者紼與市同音古人或假借用

之而其誼則異說文紼訓亂糸市訓鞞也是誼不同也此文承衣下而言紼又取黃絲之色自是身所服之市由市聲同紼而

誤作紼耳云市韋鞞以蔽卻也者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以市以象之鄭君箋宋未詩云市大古蔽卻之象也冕服謂之

亦作鞞者說文市字重文作鞞文市鞞二名而同一物也云字子純絲諸侯黃絲者斯干詩箋云然也案白虎通號篇引尚書

曰不施于一人蓋即般庚上篇不賜于一人之文也古文暢作

愆从心狄聲狄與於近似也茲亦不相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疏呂氏春秋聽言篇引此稱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注意誘曰畜好聲謂畜順也般

庚曰女其作我畜民好火疏呂氏春秋適威篇引此亦稱周書

書周書

故高氏注云畜好是矣聲必云畜也者禮記祭統云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是畜有順民也文訓音爲好不若訓爲順詎尤允帖也引殷庚文者以畜民也

正與此文所謂畜同而其誼亦爲順也

若臨深淵若履薄水水必別也承印祭字注言慎事也呂氏春秋

慎大篇引此亦稱周書并說其誼云以言慎事也注即用其誼

德幾无小疏呂氏春秋報更篇載趙宣孟桑下之饋人後終獲其報之事下曰此書之所謂德无小者也

說苑復恩篇亦載宣孟事亦曰此書之所謂德无小者也二書所引唯幾字一有一无爲異殆非二文茲从其多一字者錄之不兩

收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疏戰國策五卷

去哀毋疑任賢勿貳去曲與反亥夕牙反疏戰國策十九卷

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疏荀子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劣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注遜當爲

皇清經解 卷四 皇集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南

遜聲之誤也遜順也疏荀子臣道篇引此亦稱書曰注云遜當

易字輒混并凡書傳遜字悉改作遜不復有遜矣尋遜之誼通也遜則訓順也據荀子引此文云之則爲下則遜謂遜也

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云云則爲下則遜謂遜也

克明明德疏荀子正論篇引此亦稱書曰重言明字當非康誥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乏房法反从反正春秋傳曰反正爲乏前注三寶金

也木也玉石也絕謂不流通也疏史記貨殖列傳引此稱周書

者天地之間萬物雖多總不外乎五行五行惟水火無取則商

所販者不外金木土之類而是土之剛者玉是石之堅者皆土

類也故名三寶貨物三寶繇商不出而絕則絕謂不流通矣

臣不作福不作威廢有後羞疏漢書武五子傳武帝賜

以左道事君者誅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疏漢書王商傳張匡

注云左傳若巫蠱及俗禁者禮記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鄭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者禮記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時江充獲桐入于太子宮誣茲用其誼案巫蠱者若漢書武帝
王制正義云若前漢張誅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舉傳有陳伯子
者出辟往亡入
辟歸忌是也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疏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說商君引此稱書
曰索隱以為孔子所刪之餘案尚書逸
篇多矣安見此非百篇之文而
云孔子所刪乎索隱說不足據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
人見怪則修身疏後漢書楊震列傳震孫賜對
虹蜺災異問引此稱周書

以上尚書逸文采自傳記子史者凡六十二條唯是書籍之
文有極似尚書文而不稱書曰者亦有稱書曰若周書曰而
不似尚書文者不敢濫采又不
恐棄遺姑列附于左以識疑焉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
蓋都君成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弋朕琴朕張朕二嫂

皇清經解 卷四 皇臺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五

使治朕西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尔忝尼舜

曰維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廩力錦反焚无分反殫今本孟子
作張趙岐以張為彫弓說文无張
字行章詩云敦弓既堅毛傳云敦弓畫弓也釋文云敦弓彫
徐又都雷反然則敦弓當為殫弓殫音如自轉疏文出孟子萬
从弓章聲然則敦弓當為殫弓殫音如自轉疏文出孟子萬
而如氏遂為殫非矣茲定作殫還从其湖章篇據不類
孟子之文極似尚書雖不稱書曰竊疑是尚書之文據孟子
下章稱舜流共工于幽州云云實是堯典之文亦不言書曰
以相比况可知
也故附錄于此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號河
刀反注古文家說仁覆閔下

謂之旻天疏文亦出孟子萬章篇亦作尚書文而不稱書曰
姑錄于此注稱古文家諸說者說文曰部引

虞書仁覆閔下則稱旻天絕不類尚書之文據許君說文引
言書稱孔氏古文又據許君五經異詁引右尚書說仁覆閔
下則稱旻天則曰部所引虞書乃右尚書說也蓋
必是孔君之書傳不敢意必止稱古文家說尔

堯曰咨尔舜天之御名數在尔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疏文出論語堯曰篇案此堯將禪位而命舜之詞當在尚書舜典而論語不稱書曰疑事毋質始附錄于此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疏孟子萬章篇孟子答萬章或曰放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內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諫諍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趙氏章指云此常常下皆尚書逸篇之詞聲案據云此之謂也則有庠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尚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故斷自不及貢始以為尚書逸文庶幾近之但孟子不稱書曰終是疑誼故附錄于此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夫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疏哀六年左傳引此稱夏書杜豫注云滅亡謂夏桀也正當仲康之世此文既是夏桀時書則非尚書百篇之文矣不應采取因僞作者改竄以為五子之故故附錄而辨之

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疏文出孟子盡心篇自是尚書文而不稱書曰故附錄于此

王曰無畏寧尔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疏文亦出孟子盡心篇

皇清經解卷四直案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亦似尚書文而不稱書曰故附錄于此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疏文出孟子滕文公篇絕不類孟子之文而大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于而已矣乃云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為逸書文矣詳釋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茲錄取逸書斷自大邑周止不敢混采也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二十二卷及韓非子說林皆言知伯索地于魏魏臣任章勸其君與之地引周書曰將欲敗之云云案此言非仁人君子之言雖稱周書不敢信以為尚書姑附于此

欲起無先疏文出史記楚世家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稱周書附錄于此

稱周書附錄于此

錄于此

夫

必參而伍之

附錄于此

疏

文出史記業恬列傳秦二世使使者之賜周令恬自殺恬對使者獻說自明引此稱周書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疏文出史記蔡澤列傳澤入秦說秦相應侯引此稱書曰姑附錄于此

檢雉不得更順其風

注高誘曰言檢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注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

疏淮南汜論訓引此亦稱周書始附錄于此

濟也者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所謂君之于此注云用可否相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之謂可否相濟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疏韓子說林引此亦稱周書與上條淮南子所引周書意正相反始連比而

紳之束之

附錄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五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既彫既琢還歸其樸

疏以上二條並韓子外儲說左上所引皆稱書曰始附錄于此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疏漢書陳湯傳谷永為湯訟免上書引此稱周書

案其文不甚似尚書始附于此

戎狄荒服

疏漢書蕭望之傳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單于朝義引此稱書曰案書者經傳通稱國語周語

別有此文與疑不能史據師右注以為逸書始附錄于此

前車覆後車戒

疏說苑善說篇引此稱周書而大戴禮徐傳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一終

尚書補誼

余集尚書集注音疏既成刊即過半諸同人閱之輒或相况以誨言足以匡余之不逮余不能追改既刊之版爰緝為補誼若干條于卷後云上章闡茂之歲則涂之月十三日己未江聲識時年七十

甘誓 左不攻于左女不龔命史記夏本紀錄甘誓文左不攻于右而誓眾文比甘誓多三四語而具有甘誓之文亦為

攻有扈而誓眾文比甘誓多三四語而具有甘誓之文亦為右不攻于右下乃云若不共命一不攻于左下則无文蓋兼車左車右而總飭戒之故省此一句于文末始不順今傷孔氏書左不攻于左下別有女不龔命之文豈故欲立異而增之乎疑事毋質不敢意必故經中仍其本言而識疑于此

允征逸文徐生頌曰堯典篇首正義云鄭注禹貢引允征曰匪不采此條豈以夏書不應有周王先生荀采逸文而允征篇目之下王乃若王之誤古文君作啓近似周字故譌為周抑或偽作者取以入武成故改君為周與孔穎達反據之以駁鄭若錄此條不容不辯辯之則允字元字必數見而允字元字皆非字充溢乎行間恐觀者不瞭故棄置不錄

皇清經解 卷四 零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一
酒誥 弗惟惠馨香祀徐孝廉承慶曰說文云惠外得于人內然則惠與德聲同而誼異魏晉以來相沿以德為惠而惠字遂不見于經傳德升之訓亦未有聞焉大著殷庚用降我凶德及呂刑罔有馨香祀皆指訓德為升發前人所未發論實精當為升謂不思升馨香之祀登聞于天斯為允當乃云不思以惠之馨香薦祀毋乃與呂刑之注相刺乎聲應之曰君言誠是也子于酒誥不用德升之訓者以登亦訓升升馨香之祀升聞于天嫌升誼重參據左傳引周書有明德惟馨之言則解為惠之馨香亦可不欲執泥一說故與呂刑異解望文為誼也然君言實精當子雖不用以改酒誥之注而其誼不可沒當錄存之

无逸 厥兆天子爵顧生廣圻曰白虎通爵篇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誤作亦實當為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言其兆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季能抑畏故也近有罔庸人刻白虎通改無逸為亡逸以為世所不傳之書篇舊本白虎通則皆作有無之無不作亡字偏攷古書字作亡而讀為無者頗有從未有字作無而讀為亡者白虎通明稱無逸安得

改爲亡逸乎且亡之與逸漢人必區別言之如孔氏二十四篇則目爲逸書若彙錄帝告釐洪之等孔氏亦未有者乃爲亡篇然則亡者不言逸逸者不言亡若亡逸並未有古人之文不若是之磊渚而無分曉也恐後學爲其所惑故必辨之

无逸疏

三宗字 徐生頌曰商之三宗太宗太甲也中宗太戊也高宗武丁也僞孔氏解无逸以祖甲爲武丁子祖甲爲太甲先

生既辯其非而用馬融注以祖甲爲武丁子祖甲爲太甲先得云三宗乃生則佚之疏及克自柳畏之疏皆有三宗字當

改子日命 吾將改之

君夷

甘般 聲注君夷疑甘般卽傳說疏謂不得據漢書古今人表傳說甘般分異並列遂謂甘般非傳說顯未

有以證明班氏分異一人爲二之誤也程氏無語卽據樂二年左傳說無師卽王良據國語晉語卽郵世卽卽卽樂一人也乃古今人表分列爲三人又晉士會卽范武子齊賓媚人卽國佐而古今人表皆分列爲二人則傳說甘般安得據班氏分列爲一人耶 遂謂非一人耶

顧命

左執右執 正義本執字下有土文隸古定本亦然此俗字爲之錢少詹大昕曰後漢書齊武王傳云王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執旦起象之執字亦著土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二

文章懷太子注云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埤且引說文云執皆也又引廣足云埤的也音之允反據此則顧命左執右執皆當作埤蓋門側之堂習馱之処故有埤名凡經傳有是名則字必當作埤說文埤从土章聲讀若準執从九亦章聲聲本同而讀者異其音遂有从土从九之變易且或埤埤之土文于下而加執于其上矣聲案此說甚善惜顧命旣刊不能加增埤卽不得改執

湯征敘疏

徐生頌曰湯征敘疏云湯地方七十里葛之爵伯也其國富不亞于湯是謂葛國亦方七十里矣頌案禮

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又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喻尙陝也詳鄭君之意謂殷所因于夏者因此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之地以封三等之爵王制所言乃周初之制夏殷无子男也故王制疏云殷爵三等公侯伯子男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然則夏殷之伯皆方五十里葛伯夏之諸侯其國殆未能七十里子曰讀書精細乃尔可謂善讀書矣但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之言出於孔疏止是揣度鄭意言之雖似有當存疑可也

說命敘注尸子

徐生頌曰漢書藝文志以尸子爲魯人後漢書宦者傳注以爲晉人先生說命敘疏兩持其說

鍾案史記孟子郈卿列傳云楚有尸子楚滅魯者也蓋楚滅魯而有尸子其初則尸子故是魯人班固之言是也章懷太子蓋以尸子爲商鞅容推度

附識寫尙書誤字

余寫尙書所用說文乃徐鉉本有从徐鉉而誤者承段君若膺敘而始知不能追改恐詒

誤後學故附識于此

鼓

鉉本說文作鼓豈旁箸支段氏王裁曰當作壺傍支弓部磬

字解說云从弓攴攴垂飾與鼓同意則鼓从攴可知聲謂據此則磬字磬字皆可類推皆不从支矣又經典鼓鐘與鐘鼓之鼓无異文實一字也說文支部鼓字解說云擊鼓也从支壺亦聲讀若屬是與鼓字異文異音乃別爲一字徐鉉刪去讀若屬三字而加公尸切聲遂誤以鼓爲鼓故大誓鼓拊字書作鼓拊賴段氏以徐鍇繫傳見示而知其誤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尙書續補註

余尙書告成後頗有滲漏乃纂補註數條傳于卷後既刊印矣茲又獲聞所未正者復爲續補焉于以知學問無竟功安知不復有遺諒邪昭陽赤奮若之歲室相

堯典

女居稷顧生廣圻曰近見宋本列女傳堯母姜嫄傳云帝曰堯黎民阻飢女居稷官種時五稷者安人所改也正義

文也鄭注尙書云女居稷官種時五稷者安人所改也正義引王肅注云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後謂君也此言女居此稷官布種是百穀然則改居爲后實始于肅前此當未有作后者僞孔書本于肅故亦作后史記之后稷必是淺人依僞孔書以改之非太史公原文也據周本紀云帝舜曰

堯黎民阻飢尔后稷播時百穀封稷于邠號曰后稷言封于邠而號后稷則其上文帝之命辭必云尔居稷必不稱后稷矣是可知推而知也正義引王肅注而又麻舉此經據于稷俟稷播種降播種諸文及國語稷爲天官爲言云單名爲稷尊而君之僞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穎達曲意阿順僞孔書而于此不以后字爲是蓋

必曾見漢儒舊本實作女居稷而知后字之非矣

禹貢

雲土膏作磬余本作雲夢土作磬顧生廣圻曰晝駟注史記用僞孔傳則甚不史記作雲曹土也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四

司馬貞索隱云雲土膏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膏且引韋昭說乃漢書注也則韋本漢書亦作雲土膏矣補矣所引韋昭說乃漢書注也則韋本漢書亦作雲土膏矣補若遂土字著作磬上禹貢無此句法當定从雲土爲是注

土讀若杜雲土膏澤名亦僞雲膏疏云雲土土讀若杜者據韋昭而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雲杜縣則土字音讀當如杜也又毛詩鴟鴞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是古字或以土爲杜也

是也前經之注自地理志以下及其疏皆仍之不改易于此不重出云

无逸

祖甲洪适隸釋載漢石經殘碑无逸篇肆高宗之饗罔百年下即接白時厥後迄跋其下云孔氏敘商三

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聲案石經无逸闕文每行闕六十餘字不則侮厥之下中宗之上若无祖甲之文止闕二十一字有之則六十三字祖甲信在中宗上矣然則經文必曰昔在殷王祖甲云云于三十有三年之下則曰其在中宗後文亦必曰自殷王祖甲及中宗文雖闕可推而知也既以祖甲列中宗上則必以爲太甲亦可知矣此今文也古文則以祖甲次高宗後故馬鄭皆以爲高宗于帝甲據國語史記帝甲實淫亂之

君必非周公所稱美僞孔依古文之次而欲以祖甲爲太甲
則先後不倫乃譌云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脫說非也
聲謂當从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爲太甲不諱惟王者言其
爲王不諱孟子所謂顛覆湯之典刑也舊爲小人者舊之言
久謂三年于桐也如此解說則四達而无閔

呂刑

洒洒紛紛

余于經文既承錢少詹教據漢書敘傳作洒
洒紛紛以改正僞孔木之謬矣顧生廣圻告

民曰近又得一證王充論衡寒溫篇云古之用刑者蚩尤之
民是實據呂刑之文也以此爲證此漢書敘傳尤明崔矣當
補入之余遂
續補于此

大誥敘

將黜殷命

袁氏廷樞曰今尙書諸本皆无命字詩爾
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

周公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云將黜殷命與彼二敘相應
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
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
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
改因取舊藏之石經檢視之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又偏之波
磔誥字既遂弟二行之未矣弟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
字具有此摩改石經之明驗也聲于是特
請袁君家索石經觀之乃歸而書以識之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五

尚書集注音疏述

述即敘也。不名敘者，正義謂鄭康成書贊。避孔子百篇之敘名，而曰贊。然則鄭君且不敢稱敘聲，安敢稱敘邪？故曰述述者，述尚書與廢之由，并自述集注之大意。

六執定于孔子

執，牛曳反。俗加草頭，非。疏：六執易詩書禮樂春秋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迫也。史記孔子世家：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又云：書傳禮記自孔氏又稷中詩三百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說上采俟，后稷中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執。孔子晚而喜易，敘彖象繫辭卦文言讀易章句三絕論語子罕篇子君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公羊哀十四年傳云：孔子易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于春秋。孟子：滕文公篇云：孔子成春秋，是皆阨而後興。阨于秦，與而尚書之阨，為尤甚。疏：興而復亡，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生求其書，獨得二十八篇，以敘于齊魯之間。張生、歐陽生傳其學。臧才、酈反于上，非也。疏：張晏注漢書，據伏生碑云：伏生名勝，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者，沛人也。故為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敘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无不涉尚書以敘矣。伏生敘沛南張生及歐陽生案，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而史記言二十九篇者，說者謂當時以二十九篇增太誓一篇，共為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一說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二書，曰：後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遂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二說未知孰是。或又謂百篇之敘，總列于後，別為一篇，故二十九。此說非也。何見乎？其非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充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篇之名目，具見離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說矣。是可知伏生書无敘也。張生名字未聞。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于藥人。

張生受夏侯都尉遞至勝為大夏侯建為小夏侯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

疏

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沛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蕭卿。勝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歐陽生授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生授

兒寬寬又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其業至曾孫高為博士由

是有歐陽氏學

疏：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又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賜為

是

疏：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又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賜為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

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
元帝卽位地餘待中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尙書世 夏侯尙書依伏生篇數歐陽氏則分般庚爲三
有歐陽氏學

爲三十篇是爲今文尙書疏其始止稱尙書尔蓋以別有古文
漢時之于孔子所定才什三尔疏孔子所定尙書百篇
今止三十故曰什三武帝時
隸書也

民有得太誓于壁丙者獻之以合于伏生之書其爲博士之業

疏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丙者獻之與博士
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七畧云孝武皇帝末有
人得太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太
誓篇是也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聲案太誓初出屋壁
當是古文既入于學官博士遂用隸書寫之以合于伏生之書
故亦爲今文後東晉時又別有僞古文太誓故顏師古漢書注
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故夏侯尙書二十九篇歐陽尙書三十一
篇疏漢書執文志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
謂之篇而魯其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皆古
之卷竹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七

字也 共居容反與恭疏漢書景十三年傳云孝皇帝十四魯
通用敷古外反疏程姬生魯共王餘姚文志云武帝末魯
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
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
懼乃止不壞說文解字敘云魯恭王敷孔子宅而得其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 其尙書多于今文一
子宅而得其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

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疏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
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篇多于是矣史
記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姚文志云安國多于是後也
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說漢紀云得古文尙
書多十大篇案十六篇者鄭注書敘逸篇之目舜典一泂作二
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厥有一
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葵十
五擊命十六是也 丙九共分爲九則出八篇爲二十四篇是爲古文尙

書于孔子所定爲過半矣 共居勇反疏于百篇之數般庚太誓
王之誥同于今文者計三十三篇九共分爲九多于今文者二
十四篇凡五十七篇故姚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
十七篇百篇而有五十七故曰過半案四十六卷者般庚太誓
皆同卷則今文所有者二十九卷九共合爲一則多于今文者

十六卷合爲四十五卷加敘一卷
則四十六五十七篇則不數敘也
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

惟今文尔古文則雖入于祕府未列學官博士不欲習之疏劉歆

移太常書言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臧于祕府伏而未發執文志亦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不欲習之者歆不欲讀古文博士不欲故知其不欲習歆移書所謂挾恐見破歆私意是也故稱逸書疏正義言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云十六篇逸鄭于汨作典賈之等皆云亦稱中古文疏執文志云劉向以逸是當時皆以爲逸書也

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其傳之者都尉朝兒竟並受學于安國朝受膠東

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敷敷授王璜涂暉暉授桑欽疏漢書

傳云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

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號徐敷敷授王璜平陵涂暉子真成哀時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案後漢書儒林列傳庸生名譚

劉向劉歆相繼校理祕書咸得見之疏漢書楚元王傳云向字子政少子歆最知名歆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三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執文志云成帝時光祿

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公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以向輒條其篇目撮其

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待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執畧歆欲立古

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遂今通疏漢文之學博士不可歆遂書太常切責之卒不果立作移疏

歆傳云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官哀帝合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詩博士或不尙置對歆

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辱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

丹爲人司空亦大怒奏歆故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曰臣爲眾儒所誦懼

誅求出補吏移書載後漢傳古文者執微受學于涂暉以傳子歆傳文多故不錄

達疏後漢書賈逵列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漢書賈逵通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于涂暉學毛

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又云逵數爲章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訾詔令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

帝善之孔僖者安國後也能傳其家數世之學疏列傳云孔僖

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 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

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疏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

皆習古文 疏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又云周防字偉公汝南安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

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纂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

萬言又周磐列傳云磐字聖伯汝南安成人少遊京師學古文

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及儒林列傳云楊倫字仲理

陳留東昏人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又張楷傳

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又儒林列傳

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疏杜林又得西州漆書互相攷證

以授衛宏徐 疏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

云衛宏見林問然而服薄南徐 疏始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又

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

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

子沛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

然應諸生母悔所學宏 疏而馬融亦傳其學 疏後漢書儒林列

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

傳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然則賈馬鄭諸君雖皆別有師承又兼傳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杜氏泰 書者也 鄭君康成始先受古文于張恭祖既又遜馬融之門則

固淵原于孔氏而又津逮夫杜氏泰書者也 疏今作遊羶古文

作津失其聲 疏後漢書鄭元列傳云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

矣夫房孚反 疏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

尚書以山東无足問者乃西入 疏其作注者則有張楷 疏傳云桓

闕田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疏帝時善優行震作賊事覺被攻引楷言從學術見繫還家作

詔獄積二年恆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无驗坐繫廷尉 疏謝曼卿受毛詩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故康成書贊云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 君子也業則定材好博既宣之矣 疏書贊見 棘下生者棘下地名也水經注二十六卷引鄭志曰張逸問賈 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國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 齊人號之棘下生无常人也云齊田氏尊之為師故子之也 公羊隱十一年傳引子沈子曰何休注云子沈子已師明說此

意者沈子稱子冠氏
上者著其爲師也
乃馬融書敘云逸十六篇絕无師說豈都

尉朝庸生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說與抑豈先有其
說而後亡之與彼張楷之注衛賈之訓並止解二十九篇而不

解十六篇與
讀徒候反與委
諸反印俗作抑
疏書敘亦見正義都尉朝庸生等
張楷衛宏賈逵既皆習古文則其作注作訓亦不應獨舍逸篇
然則十六篇不容無說乃馬云絕無師說其故不可曉故設此
三疑以
推之也
厥後康成作注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其書分般庚太

誓皆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計三十四篇合

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
今通俗作厥人
正義云鄭于伏生

出般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傷書
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案傷書乃百兩篇非二十四篇也孔穎達

誤仞傷孔書爲其先祖之書而力爲回護故反序二十四篇爲
傷是其妄也說詳下疏康王之誥正義云馬鄭王本此篇自高

祖寡命以上內于顧命之誥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豈二十
王若日以下始爲康王之誥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

四篇之說未有闕于師而不敢以己意說與抑豈殘缺失次不

可讀與
與爰諸反失
疏陸氏釋文首卷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

十四篇之古文其所鄭古文即謂梅賾之二十五篇亡然陸氏
既及見馬鄭之注若鄭君有文即謂梅賾之注不應盡亡當陸氏

傳于後陸氏不得爲此言矣以此知鄭君所注唯三十四篇也
又堯典正義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未注二十四

篇也
乃有王肅者後鄭君而起嫉鄭君之名而欲弇之輒爲異說

以詆毀多見其不知量尔鄭君庸何傷哉
疏王肅魏人當時鄭

稍後心忌其名而欲與衡因亦廣注羣經力求與鄭章異雖離
經叛道所不顧也又作聖證論以極詆康成而如其學實不及

康成遠甚終不足以爭勝也于是又造家語孔叢子二書託諸
孔子之言以與鄭抵牾意謂不合于孔子則是其非見矣然而後

世卒知二書之出于偽造而不合于此短鄭是于鄭君无損而後
適成其爲小人也論語子張篇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

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古文
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尚書孔氏傳
泰俗譌
疏釋文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

晉太保公鄒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授城陽臧曹季彦始授郡守于汝南梅嘖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今所傳唐太宗晉書无此文則正義所引其或臧榮緒之書抑或王隱之書也據唐太宗晉書鄒冲傳言冲在魏爲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而古爲同天三少帝紀言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尚書稱鄒冲以稽古爲同志之說以難博士然則冲所授高貴鄉公者是鄒氏尚書冲當未見僞孔氏書也蓋冲位尊望重傳僞書者欲借之以重其書故推本于冲是當爲冲辯其書也析二十八篇爲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傳合于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目

傳古疏言尚書五通附

十八 椒百篇之敘引冠篇崙其亡篇之敘列次其間椒俗作散

疏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敘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爲亡篇之敘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僞孔敘云書敘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雖末由知爲之者爲誰而其篇首是分敘始自僞孔氏非古也

其說輒與王肅合竊以爲當作僞于肅也疏欲僞托于右必匿

之所爲也王肅注雖不傳而其間見于釋文正義之中同于僞孔傳者什之八九故釋文云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正義亦云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一

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又肅注左傳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以爲夏太康時亦與僞孔書合蓋肅既與鄭章異恐後人已从也因私造僞書及傳而祕之使遲久而後出則已之說无不與先儒合可因以見鄭氏之非矣此其狡猾之計即造家語孔董之意也且家語孔叢悉與于時師資道喪哲人云亡學僞孔董合則皆肅之所爲可知矣

者既无卓識且喜新異遂翕然信奉以爲孔氏古文于今乃出

自是而西漢之古文浸以衰微矣疏

師資道喪語本松崖先生哲人若兩漢傳古文諸儒

皆是哲人亡故无卓識師資道喪則學无家法故喜新異若皇甫謐是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從始子外弟梁柳邊異若皇甫書故作帝王世紀往載孔氏五十八篇之書案邊欺世盜名頃動海內其作帝王世紀輒取怪僻不經之說以銜耀于世時僞古文初出大異先儒之說謐喜聞所未聞采入帝王世紀流俗遂因而成尊信之矣聞若據謂不思三者得謐之一敘猶競相贊述况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得謐之一敘猶

乎是以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舉誠哉是言然猶未絕也

南北兩朝之時鄭所注者與後出之傳迭爲盛衰橋直疏隋書

志云東晉豫章內史梅嘖始得安國之傳秦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輿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

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詁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宋齊唯傳鄭詁謂比齊也梅賾上徵古文時晉偏安江左故自晉迄陳爲孔書正義敘云近至隋滅陳混一區夏乃始傳于此鄭故孔穎達書正義敘云近至隋初始流至唐貞觀詔儒臣纂五經正義纂與饌同俗作手傍巽河朔也至唐貞觀詔儒臣纂五經正義非是義牛寄依古字當作誼但各是書者既疏貞觀太宗年疏也唐書韋林列傳云用義字則亦始从作義疏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饌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孔穎達輩誤以梅賾所上之書爲壁

中古文而爲之正義反席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庶昌石反疏正義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俗僞爲五疏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篇爲大禹謨一篇之說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太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二十五是穎達以梅氏書爲壁中古文也又云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嬭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云鄭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三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爲三十四篇

皇清經解卷四皇章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敘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是穎達以二十四篇爲張嬭僞書也案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嬭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凌亂成帝時求其古文者嬭以能爲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然則嬭所僞造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也二十四篇者古今文爲五十七篇又與執文志相應是寔出于安國自都尉朝以下逮有師承信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即是僞書云孔安國篇也直厲其先祖之書爲僞矣夫梅氏之書不知誰何妄人譌作以誣安國爲安國子孫者當力辯其非乃穎達竟信奉以爲先祖之書而曲爲回護反厲其先祖之十六篇爲僞是義其祖而祖也人安國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孫哉且穎達既知有張嬭豈不見儒林傳言嬭爲百二篇而必欲誣二十四篇爲嬭所造遂使聖經滅亡而梅氏之僞書反得冒聖經以幹棄周鼎而寶康瓠

乾古疏賈誼甲屈原文曰幹由是孔氏之古文亡而鄭氏三十四滿反疏棄周鼎寶康瓠兮

篇之注亦與之偕亡矣於戲尚書之阨一至此哉聲竊愍漢學之淪亡傷聖經之晦蝕于是幡閱羣書搜拾漢儒之注惟馬鄭

王三家僅有存焉此外則許慎之五經異詁載有今文古文家

說然其書已亡所存僅見它如伏生之尚書大傳則體殊訓注

間有解詁而以爰取馬鄭之注及大傳異詁參酌而緝之更傍

采它書之有涉于尚書者以益之於古文鳥獸古通呼應本國名後因以為氏讀若許俗竟

作許則別字矣春古文慎見夷甸反它疏謂諸子百家之流本土加反俗作人傍也非是聞吉晏反

引及尚書而畧解之者則亦采之若假于其王肅注與晚出之

上下用說文誼吁和萬邦采論衡文是也

孔傳本欲勿用不得已始謹擇其不謬于經者間亦取焉問吉反

以申其誼然猶僅得什之三四也自重光大荒落之秋以迄元

皇清經解卷四皇矣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七敦牂之冬重直容反敦都魂反疏釋天云太歲在辛曰重光

落在牛又隴困反牂子即反疏在壬曰元弋在己曰大荒

日敦牂成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諸篇暨百篇之敘至般

庚則以漢注絕少而中輟者久之既念一匱之覆暨求利反俗通作暨輟俗

為輟匱俗作簣說文所無據漢論語子罕篇云譬如平地

書王莽傳云成在一匱知當作匱雖覆一匱一匱言功少也

終不足以發古諒存絕學乃復以己見搜討經誼精禪詁訓又

自柔北闡茂之夏迄彊圉大淵獻之夏復房又反疏釋天云太

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日闡茂在亥曰大淵獻旬一歲而成般庚以後二十餘篇之注

并前所緝者亦重加釐正其亡篇之遺文有散見它書者則并

其原注采之旬知疏反今通作周疏謂若伊訓太甲說命諸篇

注采諸禮記則并采鄭注若所采各隨其篇第而傳廟其間傳書本无注則但采其遺文而已通疏若五子之歌次甘誓之終附帝告居商書之首是也其无篇名者總列于後疏若論語為

政篇孝于惟孝云云止傳書云呂氏春秋論大篇五世之廟可
以觀怪云云止解商書曰皆未舉其名不知其次總附百篇之
後而爲書十卷并百篇之敘一卷逸文一卷凡十二卷而疏則

猶未皇也將更須三執庶幾卒業矣乎若夫幽莠亂苗武天類

玉必區夙而廣之須相俞反待也俗通作須執則代反俗通作

反俗通疏孟子盡心篇云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作別也戰國策魏文侯曰幽莠之幼也似禾又曰武夫類

玉張揖注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武夫石之次玉者赤地曰采葱龍白黑不分蓋祛異端闢衰說

耳反俗作那疏異端衰說謂僞所以尊聖經也紹前哲開來學

莫大于是聲雖不敏不敢不力焉是爲述

乾隆三十有二年歲在疆圉大淵獻相月乙丑册粵五日己巳

江聲僕既旁生霸粵六日癸未疏訖

皇清經解 卷四百壹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尙書八注音疏後述

古人之文古人之常言也道之于口聞者靡不知筆之于書讀

者靡不解解夷反無庸傳述為也乃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

異或一字而解多涂或數名而同一實疏各即字也鄭注義禮

今謂之字又注周禮小行人云古曰名今日字聖賢懼後學之河漢前言也疏莊子消

驚飾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于是爾雅有作而故訓興焉兩漢諸儒或據之以

解羣經繇是傳注迭興而經誼賴以明矣于時風氣醇古語雖

達而未詳意雖摛而未岑後之學者欲為引伸其說叟尸仁反

故自南北朝以至唐初誼疏迭出而傳注又賴以證明矣凡此

皆後人疏前人之書未有已注之而即已疏之出于一人手者

有之自唐明皇帝之道德經注疏始吾師惠松崖先生周易述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五

融會漢儒之說以為注而復為之疏其體迥固有自來矣聲不

揆擣昧疏擣昧言頑愚昏闇郭景純爾疋敘云棧不揆擣昧綜覈經傳之訓故采摭諸

子百家之說與夫漢儒之解以注尙書言必當理不敢衍奇誼

必有微不敢欺世務求悉心云爾顧自唐宋以來漢學微甚疏

漢學之行于唐者唯詩禮公羊尔易用王弼書用偽不旁證而

孔春秋左傳用杜豫皆非漢學是唐時漢學之微矣反溥也疏莊子齊物論云夫子以

引伸之眇不以為孟浪之言旁鋪也浪力宕反向秀云孟浪音漫爛无所為孟浪之言孟墨既反

趣舍之謂司馬彪云孟浪鄙野之語奚以信今而垂後則疏其

弗可己也矣歲在疆圉大淵獻之六月尙書八注始成擬更三

載而成疏更官反乃距今昭陽大荒落之五月疏釋天云太陽六

周寒暑而卒業焉唯曰庶無負昔聞之師說云尔敢竊比先師之周易述晞附箸述之林哉聲又述纂疏之意云

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大荒落皋月既望粵三日丙子江
聲纂并疏五十七年涂月壬申重書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去

尚書經師系表

今文家

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沛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臧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陳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无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沛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沛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蒲卿蒲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始昌傳云始昌魯人也勝傳云勝字長

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太河大河後更名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一

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從始昌受尚書及鴻範五行傳後事蒲卿又從歐陽高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

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儒林傳云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爲光祿

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

尚書官名也
尚時羊反

堪授牟卿及長安許

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商善爲筭著五行論麻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陸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泃欽幼卿爲文學孔光傳云霸字次儒霸生光光字子夏孔子

十四世孫也儒林傳云張山附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舍子驕无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大傳守小夏侯說文恭會師灑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寬中授東郡趙予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鄆寬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予哀帝御史大夫李尋傳云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尙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二

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沛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又扶風平當授九江未晉公文上黨鮑宣晉爲博士宣司隸枝尉兒寬傳云寬千乘人也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平當傳云當字子思龔勝傳云勝字君賓鮑宣傳云宣字子都鄆海高城人也旣被刑乃徙之上黨遂家于長子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歐陽歛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歛八世皆爲博士王莽時爲社宰更始立爲原武合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歛在縣修政遷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與汝南太守九年更封夜侯歛在郡
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賊旱發覺下獄平原禮震年
十七馳之京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云
云書奉而歛已死獄中帝乃賜棺木贈印綬唐章懷太子賢注
引謙承後漢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誼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廡長又云沛陰曹曾字伯山從歛
受尚書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鮑永列傳云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
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桓榮列傳云榮字春卿沛郡龍亢
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未晉建武十九年年六
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

皇清經解

卷四皇學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弟子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
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章懷注
引謙承

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
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曰此
皆何仲弓張禹列傳云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性竺厚節儉
之力也

章懷注東觀漢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大常桓榮丁鴻列傳

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

明章句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

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儒林列傳云陳留陳弇字未明受歐

陽尚書于司徒丁鴻仕爲漸長章懷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弇
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

雀飛來隨桓榮子郁附傳云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傳父業

以尚書教授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

令都校定于宣明殿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永元四年代
丁鴻爲大常明年病卒恩寵甚三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門人楊
震朱寵皆至三公懷章注引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
字仲威京兆人不言受書于桓榮章懷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
誤尔據此傳則朱寵實桓郁門人也
十萬言浮詞繇長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萬言郁復刪消定
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仲子焉能世傳其
家學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永初元年入授安帝焉孫典字
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尙書教授潁州門徒數百人張奐列傳云
魚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游三輔師事大尉朱寵學歐陽尙
書初牟氏章句浮詞繇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楊
震列傳云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父寶習歐陽尙書哀平之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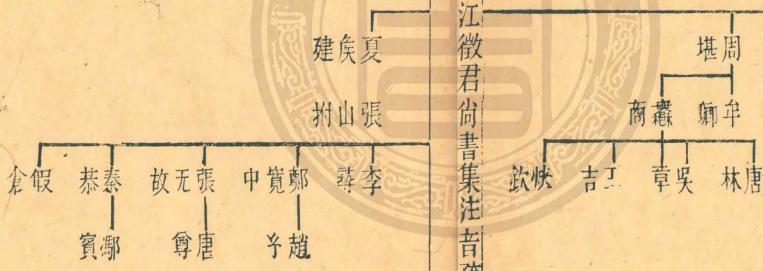
華光殿中

凡此諸儒皆授受有纛師承可攷者今各志其姓字里居詳其
淵源所自或畧敘其行事亦或箸其官位詮次之以爲經師系
表也如牟融牟長之輩所從受書者何人許子威索虛放之徒
所傳尙書爲誰氏史傳无文不能統之以系亦各志其姓氏里
居而附列于後焉惟是伏生者今文家之所從出也顧佚其名

字可乎而史記漢書皆未有見惟後漢書伏湛列傳云九世祖
 勝字子賤所謂涉南伏生者也是可據以補其闕也若夫張生
 暨歐陽和伯之子名字卒無聞則姑闕之云尔

元一 再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始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伏張 夏夏 夏夏 夏夏 孔孔 孔孔
 生生 侯侯 侯侯 侯侯 霸光
 尉都 始勝
 昌侯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周 霸 孔安國 賈嘉

周霸孔安國皆魯人
賈嘉雒陽人互見後
古文表題

歐 陽 伯 和 寬 兒

商 卿 勝 侯 夏

和 歐 卿 勝 侯 夏

歐 陽 餘 地 陽 歐

歐 陽 政 陽 歐

歐 陽 欽 陽 歐

歐 陽 曾 替 社 替

林 陳 尊 翁 崇 殷

生 龔 龔 龔

平 當 宜 鮑 陶 永

朱 桓 普 榮

河 湯 張 禹 陳 弇

桓 弇 陳 弇

桓 弇 弇 弇

朱 張 寵 奐 張 奐

場 震 乘 賜 場

宋京子宋意 後漢書宋均列傳云均南陽安眾人也族子意

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尙書教授意少傳父業

牟融 後漢書牟融列傳云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也少博學
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門徒數百人

張馴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張馴字子雋涉陰定陶人也以大
夏侯尙書教授辟公府學高弟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
文字

又大夏侯氏學

王良 後漢書王良列傳云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
習小夏侯尙書

又小夏侯氏學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七

牟長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沛人也少習
歐陽尙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宏特辟拜博士著
尙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楊寶 楊震之父已見系表敘

尹敏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
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

鄧宏 鄧禹之孫也後漢書鄧騭附傳云宏少治歐陽尙書授
帝禁中

應扶 後漢書方術列傳云應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
詩歐陽尙書教授常數百人

宋登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少傳

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

又歐陽氏學

古文学家

漢書執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于是矣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璠徐敖教授王璜平陸徐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史記儒林列傳云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後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八

漢書賈逵列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通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于涂暉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

今據此諸文而詮次之以爲古文經師系表其他師承无攷者亦皆附列于後云案史記儒林列傳敘伏生今文而其末後言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然則孔安國先通今文者也且漢時博士課弟子惟用今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則安國通今文益可知弟以古文出自安國而今文二十九篇以該備其中故列安國于古文之首而于今文亦列之又案兒寬之受業安國也詣博士受之當止受今文爾而史記先言寬旣通尙書乃別言受業孔安國則

又似始通今文後更受古文者始于今文古文兩列之焉惟是膠東庸生漢書佚其名據後漢書則庸生名顯足以補班史之不備附識于此

元始 一傳 再傳 三傳 四傳 五傳 六傳 七傳
孔安國 都尉霸 庸生 胡常 徐放 王璜
兒寬 涂惲 桑欽 賈徽 賈逵

尹敏 已見今文家

杜林 衛宏 徐巡 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

陵人也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衛宏見林聞然而服沂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當寶志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

皇清經解 卷四 皇臺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九

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涉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隕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毋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儒林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從九江謝曼卿受毛詩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

蓋豫 周防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纂

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孔僖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

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周般 後漢書周般列傳云般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也少游京

師學古文尙書鴻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

丁鴻 楊倫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楊倫字仲理陳畱東昏人

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案丁鴻從桓榮受

系表不聞其通古文此傳言楊倫師事丁鴻習古文尙書則鴻亦通古文者矣故復列丁鴻于楊倫之上云

張楷 後漢書張楷附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尙書

桓帝時甚優行震作賊事覺被攷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

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尙書注後以事无驗見原還

家

孫期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孫期字仲或沛陰成武人也少為

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

馬融 後漢書馬融列傳云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儒林列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十

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某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不敢廣鄭君之名故以某字代之

張恭祖 鄭氏 後漢書鄭某列傳云鄭某字康成北海高密

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後漢書無

張恭祖傳其事无考據言鄭君從受古文尙書則

盧植 後漢書盧植列傳云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

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作尙書章句案馬鄭皆傳古文尙書植與鄭君同事馬

融則亦傳古文者所作尙書章句傳雖未

又孔氏古文學外此更有王肅者三國時東海蘭陵人也

亦習古文尙書遂妄為膠說以注經其意主于攻鄭因之

滑亂經詿迷惑後學乃尙書之罪人也故特黜之不許濫列于斯文

許子威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東觀記曰光武帝受尙書于中大夫盧江許子威

索盧放 後漢書獨行列傳云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尙書教授千餘人

李生 賈復 後漢書賈復列傳云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尙書事舞陰李生

張充 孫張酺 後漢書張酺列傳云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也少從祖父充受尙書能傳其業父事太常桓榮 章懷注引東觀記曰充與

光武同門學光武卽位求問充充已死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寒朗 後漢書寒朗列傳云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尙書教授

馬續 馬援兄子嚴之子也後漢書馬援列傳云嚴八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尙書十六治詩博

通羣籍善九章算術
王渙 後漢書循吏列傳云王渙字稭子廣漢郡人也少好俠

尙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尙書
以上諸儒所傳尙書末由攷其爲誰氏之學故別列于今

文古文之後云

劉陶 後漢書劉陶列傳云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也
陶明尙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

事名曰中文尙書

劉陶兼綜今文古文而折其衷故又別之使殿于末以爲
後勁云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上

